

幻

夢

始

覺

長篇社會  
言情小說

# 幻夢始覺

周曉光著

責薄情冷嘲熱罵

寫絕書委曲求全

## 立

在內堂樓門口喊着的兩個人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梅浪波和馬春暉，一個是酒後戲言，一個是望着這汪洋似的院子興嘆。梅浪波嘆了兩聲香菊，裏面却没有回音，便說其地嘆了一聲，掉頭來向馬春暉道：怎麼吶，她出去了嗎？馬春暉笑道：這麼的雨聲，怎能聽見呢？梅浪波道：那麼等雨停了後再喚嗎？馬春暉仰起了脖子看了看灰黯的大地道：這麼的天，等到那時呢？你真的說鼓話了。梅浪波道：那末你喊罷！我原來要你一試喊聲，才可以知道嘹亮不嘹亮。馬春暉聽了這話，便在浪波的肩胛上拍了一下：這麼也要省儉省儉，連說話也要記記帳了，讓我了喊兩聲吧！馬春暉說了之後，便直着嗓子喊了兩聲香菊，祇聽得裏面應了一聲來啦！梅浪波鼓着兩手，哇啦哇啦的笑道：的確不凡，繞梁三匝，響澈雲霄，你聽得嗎？這麼一喊，我家的表妹便聽得了。馬春暉瞪了他一眼道：別胡鬧了，喝了這些些酒，便這樣會吵。梅浪波鼓動了腦袋，兀自的笑。馬春暉看了他這副醉態，又是氣，又是好笑，正想要止住他這副憨態，不料江香菊噙着嘴臉，立在長窗外的階上兀是對着梅浪波笑。

馬春暉便招呼了一聲，江香筠就指着梅浪波道：你們又是喝了酒來麼？這麼的時代，還要喝黃湯，也算你們是一個青年，終日的酒水糊塗，不想想前途！梅浪波見了江香筠，依然是嘻嘻的笑着，聽了她似乎在教訓的話，便笑着答道：今日有酒今日醉，且到前途再說罷！好妹妹這麼的忠言，我怎可當耳邊風呢！不過我喝的酒，可以自誇一句：酒在肚裏，事在心裏，問題兩個，不能統而言之的，可是話又要聲明，春暉是例外，香筠妹這點要注意的。江香筠聽了他這一句春暉是例外的話，臉上便堆起一陣羞色，直着視線，盯着梅浪波道：你在這醉話嗎？喝了酒，就不成人腔了。我不同你們說了。說着便倏的轉過身子，要想回了進去，梅浪波便嚷道：香筠！香筠！我是說說玩的，別動氣！我還有消息告訴你吶！馬春暉經他這樣一說，也有些難爲情起來，所以江香筠轉身進去，也不便出聲止住，好得江香筠和梅浪波是玩皮慣的，聽了他討饒的口氣，也就側過身來倚在長窗上，虎起了臉孔道：什麼例外不例外，你們都是一窠的東西。馬春暉聽了這句俏皮話，不由得跳腳說道：我好好的不犯着你，怎麼把我牽了進去。江香筠笑着沒有回答，梅浪波便插嘴笑道：這就叫龍風過帶壞了屋角，無由伸冤了。他們隔着風雨滿院子你一句我一聲的鬧着，一會兒江太太和大白也從裏面走了出來，大白一見了梅浪波，便蹦蹦跳跳的喊道：哥哥！你沒得進來了。馬春暉和梅浪波都向他笑笑，江太太和梅浪波馬春暉招呼了一聲，向着他們說道：這麼的大雨，你們真也高興出

來，淋得這樣子，怎能進來呢？梅浪波接口道：我們出來的時候，太陽很好的，那曉得幾小時後，會變得這樣的快。江太太道：是啊！夏天的氣候，真不容易看，一忽兒下雨，一忽兒又會出太陽，這也難怪你們的。江太太說了之後，便掉頭來向香筠道：香筠！你給大哥哥和馬少爺想想法兒，進來涼涼衣裳，不要受了暑濕，那不是玩的。江香筠道：媽！別理他們，讓他們呆着站一會，這是自作孽，天都不會照顧他們的。江太太笑道：你又要鬧孩子氣了。這末的大雨，站到幾時停住呢？香筠看了梅浪波一眼，又回頭向她母親道：媽！你想氣人不氣人，我好好的同他說說話，他倒說起俏皮話來了，這麼我還給他們想法兒嗎？江太太道：這個，浪波也不好，慣會鬧笑話，下次不說就是了。那你就想法吧！浪波笑着道：舅母！你別聽香筠的話，我沒有說過她的俏皮話，她是誣攀我的，實在是冤枉！他們聽了梅浪波的話，都忍不住的笑了起來。江太太又道：好啦！都是自己人，別打官司了，我也做不來清官，斷不了你們的案。江香筠捫住了嘴祇是笑個不住，江大白早在他們說話的時候，已走到裏面去搬出二塊厚厚的磚塊來，馬春暉看見之後，便扯扯浪波的衣袖道：你瞧，大白聰明不聰明。梅浪波道：真是一個小諸葛。說到這裏，江大白放了磚塊，向着梅浪波喊道：哥哥！你不要躁急，我給你架座橋。好姊姊不給你想法，我來代你出力吧！江太太和香筠看了他也都笑了起來，大白拍拍手又回身進去了，一會又搬出兩塊來，搬到階上，又抬起頭來說道：

好啦！好啦！還有一樣工具不曾拿啦！說着又很快的回身進去，拖了一根竹竿出來，江太太正想代他接住，大白便跳着脚道：媽！你不要動，讓我一個人來動手。於是江太太讓在一旁，大白便把磚塊沉到水潭裏，恰却露出水面三四分，拿起了竹竿，抵着磚塊，慢慢的推了過去，直推到浪波可以跨步的地方，便哈哈的問着他道：哥哥你試試看，離得不遠嗎？浪波答道：恰巧正好。大白聽了他的話，便把其餘的三塊，距離了二尺多放好了。便嚷道：來吧！從橋上過來吧！江太太看着自己的小兒子這樣聰明，歡喜得祇是向他笑着。梅浪波和馬春暉先後踏着磚塊冒雨走了過去，大白便抱着浪波的手臂親熱了一會，江太太便招呼着到了書房裏，又吩咐着他們脫了長衫，香筠接過便向壁上衣架晾好，然後各自坐定。梅浪波先前雖有幾分酒意，一燈過江太太老誠持重的接待，也不能過意的說笑，於是把近來戰事的消息，講給她們聽。江太太一聽他說戰事恐將波延到這裏，便焦急得祇是說着怎樣好呢！叫我們逃避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馬春暉和梅浪波又安慰她不要憂急，自有避難的去處。江太太便回身進去，喚老媽子倒了兩杯涼茶出來。江香筠便想起揚湘雲的事情，於是向着梅浪波問道：浪波你這幾天碰到過施小姐麼？浪波便搖了搖頭道：沒有，自從你來過這天去了之後，便沒曾碰到過。你有什麼事情找她嗎？江香筠道：你不要說謊話啊！她沒有到過你家裏，你或使到過她家裏的。梅浪波接着道：那有這回事，我從來不說謊話的，我又沒有什麼事情，

到她那裏去幹什麼呢？江香筠哼了一聲，向他冷笑了笑，馬春暉使詫異着問道：香筠！你的話很是蹊蹺啊！爲的什麼事，要問他和這位交際小姐的來往哪？江香筠掉過頭來道：你們都是一攔之豕，都是犢氣相通的，你也不要在我面前假正經，總是知道一些的。江香筠這樣一說，直聽得梅浪波定住眼睛，莫明所以，馬春暉鼓着腦袋，連說：碰了一鼻子灰，事兒倒不曾問明白，却給帶進了進去。說到這裏，盯住梅浪波問道：你幹了什麼事呀？我真不懂香筠的話。浪波也道：我也不懂她的用意。江香筠淡淡的說道：雖然你不懂我的用意，我倒代你可惜的，你們是男子漢，做得出，走得出的，什麼臉面不臉面，什麼人格不人格，祇要自己的欲望滿足，便不顧人家的生死痛苦，你倒這樣的善於交際，擅於施情，不過也要顧及一點前人友誼，適可而止，那可以出賣舊交，攙絡新歡呢？事情雖然不關我干係，但是播種下秧，總然離不掉了我，本當我想明天來看你，問問詳細，恰巧你們今天來了，也省我少跑了一趟，我也不要隱瞞，實在的對你說罷！你對湘雲的感情，我也明白，你最近和施碧雲的行動，到底懷了甚麼心思，給我說個明白，免得湘雲爲你抑鬱不樂，終日愁苦。馬春暉聽到這裏，才知道是對浪波說的，心裏一寬。不過梅浪波聽了香筠的話，心裏便突的一根，口裏便嘆了一聲道：這倒是奇怪的事了，我認識施碧雲，也是在前一次遊碧浪湖的時候，你們介紹的，自後她來過幾次，都不是我去約她的，完全出於她自己的本心，我也莫奈何她的，攝影

雜誌上我雖代她刊過一張照相，這是我的職業行動，也不能認爲我攬絡感情，就是她來看我的時候，我以友誼的感情招待，也不算過分，況且她是湘雯的表姊，我又是一個自由職業的人，她是富於虛榮，不合我的性情，她所垂青我這個人的用意，也不過抱的風頭主義，我也深明她的心腸，就是說我誠心追求，她也不會願意的。香筠！你既然說這樣的話，當然有來因的，決不會空穴來風，說我的不是的。江香筠向他點了點頭道：當然是有來因的，決不會無風起浪，捏造你的劣跡的。梅浪波沉下了臉色，便向她說道：那末就請香筠妹告訴我罷！香筠遲疑了一會，又向他說道：你所說的話，確是君子之言，確沒有絲毫瓜葛的，可是我想事實並不這樣簡單，你還有一些隱瞞我的地方！梅浪波連聲的答道：沒有沒有！神色很是煩躁，酒意也全消了，兩手搭在大白身上，眨着含有紅絲的眼睛，似乎急切地要得知個究竟。馬春暉也皺緊了眉尖，一手托着下頰，偏側着頭瞧着香筠，他意欲插問幾句，因爲他剛才已碰了一個釘子，所以也就凝神的靜聽了起來。江香筠又淡淡地說道：事情是不關我的干係，你們這樣也好，那樣也好，就是你隱瞞了我也好，不過事情不是這樣的瞞了下去，永不會給人知道呀！日久月深，總要明白的，到了那時，怎樣不知道呢！所以我這樣的說你，也是爲了你日後的名譽，不要給人說一句薄倖才好。梅浪波呆呆地瞪着兩眼，並不回答。於是江香筠便把揚湘雯告訴她的話，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，末後又向浪波說道：像這末的事情，你對

得住她嗎？我是你們朋友的介紹之一，叫我也過意不去。我先前聽了她的話，也不相信你有這回事的，直到她拿去了那封信，才呆了一呆。梅浪波到了這時，才恍然大悟，可是這封湘雲的信怎會落在碧雲的手裏，倒使他詫異，他以為這種顯而明見誤會的事，她們竟然不加思索，加罪到自己的身上，不由得淡淡的笑了一笑，馬春暉究竟是一個局外的人，聽了香筠說出原委的話，很奇怪地向着浪波嘆了一聲，浪波便向他問道：春暉！你以為這事是真確的嗎？春暉這時倒變得恍然模糊，有些難以回答，所以依然托着下頰，睨着兩眼。江香筠便說道：真確與否，祇有你自己明白，此中奧妙，那可以給外人知道呢？梅浪波一聽了她這二句銳利的說話，就知道這位表妹的內心，代人氣脈得到了極點了。於是便向江香筠笑道：香筠！事情我也明白了，可是我明白的並不是像你們這樣的簡捷，我明白的乃是事情的起因，以及要使我們友誼間成了很深的裂痕，使得造作的人有所收穫。不過，像這麼的幼稚手腕，你們竟然落了她的圈套，可見得你們心地的率直，不加考慮，就這樣誣人於難堪的境地。這你們於心太不忍了。江香筠道：依你這樣的說來，這事是造作你的不是嗎？梅浪波道：那當然是她的作弄，那可以相信她的話呢？我可以立一個誓的，是人，是吃飯的，有人格的，受教育的決不會幹出這樣的事去損人的名譽的。何況湘雲對我的感情，一向很是和好，就是日後背道而行，也決不會損她的毫髮的。就是把這一封信來作為憑證，肯定我是賣友求愛，



那是碧雲的卑鄙行爲，我怎能防到她呢？江香筠接着說道：那末這封信，怎會大意的落到她的手裏呢？梅浪波道：那連我自己不明白了，要是上一回你們來的一天，她到我家裏來，後來李漢中打電話來，我出去聽電話的時候，她是獨個兒在廂房裏的，或使她翻了去的。下一天我也曾經要找這封信，可是翻遍了却没有找到，那時我就奇怪，想不到竟然她會偷了去，運用這樣的卑鄙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友誼，真是想不到她的居心何用了。江香筠到了這時，也就明白了一些。心裏的氣忿，也略略的消了下去。馬春暉知道事情是出於誤會，也就打趣着說道：她是愛上了你啊！否則她又不和你有什麼仇恨，會這樣來破壞你的。江香筠向他看了一眼道：不過事情你雖然說是她的作弄，可是你和碧雲的友誼，我想程度已到了相當的純熟了。假使你和她平淡的交往，她那會幹出這麼的事來。梅浪波道：友誼的深淺，我一向是這末的對人，何所謂純熟不純熟？況且她的行爲，我也知道一二的，第二她又是湘雲的表姊，又是你的朋友，承她認爲我是一個朋友，所以不分彼此，一樣看待的，不過人各有志，那是不可以億測的。梅浪波說到這裏，便撫摩着大白的頭額，大白便抬起頭來向他看了一眼，意思像要對他說話，江香筠看了他的情形，便慌向他說道：大白！你過來，我給你說句話。大白聽了他姊姊的話，便一蹶跳了過去，兩手攀着香筠的肩頭，香筠便在他耳畔絮絮的說了幾句話，大白回頭看了浪波一眼，回身一蹶一跳的走了出去。江香筠才又問道：大哥哥那末你

怎樣向湘雯解說呢？浪波道：解說不解說倒是隨便的，既然她會相信她表姊的話，我也何能挽救這樣的狂瀾，認爲我的人格卑鄙也好，認爲我是賣友求愛也好。一個人能夠體味到這樣的經驗，也不枉我們這二年來的友誼了。想不到到了今天，她還相信人家的話，不明白我的內心。怪呢，我也不會怪她的意識淺薄，總要怪這種沒有人格的人的。江香筠聽了梅浪波這種懊喪的語調，覺得事情又多了波折了。皺着眉頭想了一會，才想到一個轉環的方法來，向他說道：這事我以爲你必須要解說的，因爲信是寄給你的，怎會落在碧雲的手裏，那當然要起誤會了。假使沒有這一封信，我想湘雯也決不來誤會你的，如其這麼的含糊下去，更給人要起疑的，就是我，也會不相信你今天撇清的話。總而言之，都是你自己的大意，才鬧了這麼的誤會事情。梅浪波默默的不作聲响，馬春暉倒代他暗點了點頭，心忖香筠的話，倒也說得很是，如其浪波謹慎一些，怎麼把私情的信落在人家的手裏，這是他咎由自取，還歸罪誰呢？於是他放下托着下頰的手掌，向着浪波說道：浪波你也不必鬧氣了，事情是你的大意，又怪湘雯的誤會，依我的意思，還是去聲明一下。梅浪波聽了馬春暉的話，便深思了一會道：也好，那末讓我去解說給她聽吧！不過她有這樣的疑慮，如其不信任我的話，怎樣辨呢？江香筠接着說道：那不妨的，由我担保，祇要你解說確沒有這回事就是了。梅浪波連說了幾聲好好好，便立起身來，向窗外望了一望，雨點依然是絲絲的下着，可是比他們進來時

候已小了不少，掉轉身來，走到衣架旁邊伸手去取長衫的時候，江香筠便止住他笑道：你什麼這樣的性急，便要立刻就去解說呢？甯！你恐防氣壞了湘雲嗎？梅浪波掉轉身來說道：那什麼話呢？江香筠道：既然不爲了她，何必要冒着這樣的夏雨前去呢？好歹事情已明白了。遲早總有見面的日子，到了那時，再解說也不算太遲。坐下來吧！讓我去問問媽，可有下飯的菜。說罷便立了起來，拉了一扯浪波的手臂，浪波向她看了一眼道：時間還早，不必勞心的了。江香筠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壁上的掛鐘道：你還說早嗎？已經要敲六點鐘了。馬春暉也站起身來說道：走吧！走吧！不必勞動老人家了。江香筠便瞋了他們一眼道：好！好！你們不願意在我家裏吃歡懽的飯，那末下一回請你們不要走到這裏來。梅浪波和馬春暉給她這樣一說，倒愣住了不好意思堅執要走，呆着祇是向她笑着。江香筠也知道他們的心意，又裝着盛氣似的說道：坐下來吧！人家爲了你們受夠了閒氣，你們倒連一餐飯都不願意賞光的。梅浪波笑了一笑，馬春暉便接口說道：我是代人受過，真是冤枉。江香筠道：你也不是一個好人。說罷向他眨了一眼，便轉身願自的進去了。梅浪波暗暗的說了一聲魔力，微笑着回到甯前去坐下了。馬春暉便依然回座，向梅浪波笑道：這真是情海多波，會起了這麼一個怪風浪的。梅浪波盯了他一眼道：別這樣胡說亂道，我對任何的朋友，都沒有親近的行動，我姓梅的對於情愛兩字，從不曾研究過的。何所謂是情海多波，祇不過女人比我們總多了一條肚

腸，才會發生這奇談的。馬春暉道：不過依我的猜想，施碧雲總有點意思的，否則她怎會挑撥你們呢。梅浪波便向他笑了一笑道：未使沒有這一點意思，但是她的目標錯誤，而且手段太也不正常了。就是她要我做她的知己，也不能夠做出這種卑鄙的事情來，到了今天，你看她有沒有收穫呢？這真是東施效顰，愈顯其醜了。馬春暉笑道：羊肉不曾到口，反惹了一身騷。這也是她自尋苦惱，罪有應得。說到這裏，大白從裏面跳了出來道：大哥哥！你閉一回眼，我變給你一個好東西。說着他已撲到浪波的身跟，伸着手腕，定要浪波閉了眼，浪波祇是向着他笑道：大白！你就這樣變給我看看吧！大白噤了兩聲，堅執着要他馬上閉上眼。梅浪波看了他這活潑的舉動，便笑應着道：好，好，我就閉上就是。你馬上就變吧！大白笑道：我馬上就變，祇要聽得好姊姊的聲音，你可以張眼看了，你見了後，一定很歡喜的。馬春暉也笑着問道：那末我要不要也閉上眼呢？大白道：你不用閉的，我祇要大哥哥一個八閉上就是了。說着他又看了看梅浪波的眼瞳，又向着他笑道：大哥哥你這麼的掀着眼皮，可看見我嗎？梅浪波道：閉上了眼，那可見你的人呢！大白聽了他的話便嘻嘻的笑着，小手裏祇自弄着一塊小手帕，東一折西一扭的做成了一個小老鼠。向裏瞧了一瞧，又聽得他姊姊的說話聲音，便蹣跚起脚跟，張着二只小手掌，遮在浪波的眼上道：別張開，別張開，馬上就要變了。一邊拌着頭望着書房口，一會江香筠挽着楊湘雲從裏面走了出來，才喊着二三，大哥哥

哥你闔眼瞧吧！梅浪波一眼看去，才見楊湘雯又怒又喜的俯倒着頭和香筠走了進來，馬春暉先開口叫道：楊小姐也在這裏嗎？楊湘雯笑應了一聲，江大白便蹀蹀跳跳的向着梅浪波笑道：大哥哥！我變得好嗎？你歡喜不歡喜？這兩句話說得馬春暉哈哈的大笑了起來，梅浪波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赧紅着臉怪怨他道：小壞蛋！小壞蛋！你倒會捉弄起我來了。江香筠道：人好有人欺，你怎麼不做壞蛋呢？梅浪波道：這是我本性所然，怎可更改呢！江香筠道：最好你這樣不更改，我也希望你的。說到這裏便掉頭去向湘雯笑道：湘雯！你也希望他這樣吧！楊湘雯便狠狠的盯了她兩眼道：嚼什麼舌頭呢！江香筠笑道：出力不討好，反惹了你的臉腫了。楊湘雯笑了一笑，顧自的靠在門框上。江香筠便笑着說道：今天我不是堅邀你在這裏吃晚飯，因為你馬上要去看湘雯，恐防你跑了一次空，所以要你們留在這裏，而且你直接去和湘雯解說，恐怕也不會得她的諒解，現在我已經把你的話告訴給她聽了，不過對於碧雲的一方面我很希望你寫一封信去，請她尊重人格，把你這封信件寄還給你，一方面可以斷了她的夢想，一方面讓她捫心自愧一下，懲懲她的作弄行爲，你以爲這樣？梅浪波聽了她的話，便深思了一會道：這也犯不着的，何必再和這種人格的人去多嚼辭呢！江香筠道：倒不是這樣說的，她有這麼惡毒的心腸來待你，你就無聲無嗅的去不和她較量，太便宜了她了。而且在湘雯的一方面，也信任你没有這一回事，日後也寬心了。馬春暉道：這話說得很是不

錯，你這一封信等於一紙聲明，還是聽從江小姐的話罷！梅浪波道：不過依我的心想，碧雲總究竟是湘雲的表姊，對於我倒沒有什麼關係，可是在於湘雲的心裏不知以爲怎樣？香筠掉過頭去向着湘雲道：這也不錯，你們總究竟是表姊妹，日後見了面倒有些不好意思的。湘雲冷笑了一聲道：她這樣的行動，還當我是一個表妹嗎？哼！她要是認爲我是她的表妹，也不會做出這種失掉人格的事來了。江香筠道：那末照你的意思，是不妨的吧？楊湘雲道：何所謂不妨，像這麼樣人，我也不希望有這一位陰險的好表姊，日後她見了罵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我祇要給她明白一點就是了。梅浪波看了她氣忿的臉，便笑道：這樣說來，猶如斬釘截鐵，必然要我寫這封信去了。馬春暉道：詞意顯明，何必再問，要明心見蹟，就動筆寫吧！江香筠白了他一眼道：別這樣胡鬧。馬春暉道：這是我的率直話，不是說笑的哩。梅浪波向他笑了笑，馬春暉又道：你剛才馬跳檀溪，缺少了一匹的盧馬，現在好得有你這位好表姊，否則恐怕要沉入溪底了。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梅浪波也不接嘴，便向江香筠要了紙筆，坐在這張紅木的帳桌上，深思了一會。江大白從桌旁爬了上來，拿着一錠墨，又在開水杯中倒了少些水，才緩緩的磨着，楊湘筠看得有趣，便過去扶着他的身子，絮絮的和他搭話，大白且磨且說，倒把梅浪波的文思纏得紊亂極了，無從寫起，江香筠看了這麼的情形，也願自的回身進去，幫着她母親做晚飯了。馬春暉一看到梅浪波的握管深思，也知道他在思索詞句，不使

多嘴，悶坐了好一會，也覺得空氣，於是立起身來，踱了出去，覓身便立在客廳的長窗外，閒瞧着雨後的青天，更比先前好看得多了。江大白代浪波磨了一回墨，他看看已很濃潤了，還不見他動筆寫字，便瞧着浪波問道：大哥哥你怎麼不寫呀？浪波笑道：你們這樣的說笑着，叫我怎好落筆呢？大白道：那末讓我下去吧！楊湘雯止住他道：大白！你別聽他的話，好好的在着。說着盯了浪波一眼道：你是不好意思寫這封信吧！我也知道你難過的。浪波嘻嘻的笑着：你別再來冤枉我了！我說寫給你就是了。不過結了這個仇，總是很討厭的。楊湘雯道：討厭，討厭！正要再釘下去，可給大白伸着小胳膊道：楊家姊姊！你別多說呀！讓大哥哥寫罷！於是楊湘雯也不再說話，傍在大白一旁，瞧着梅浪波蘸墨寫道：

碧雲：

我們從那次遊碧浪湖認識之後，竟會成了莫逆，可是我爲了生活，風塵撲撲，少於晤談，尚不知道你的個性怎樣？倒是抱憾得很！否則明心洞腑，總比初交的情誼可以增厚了一層，好得你是湘雯的表姊，又是我舍表妹香筠的知友，還不致於諱莫如深，略知概況；也是我們引進的一盞明燈。

我對於湘雯的認識，也像你認識我一樣的過程，友誼雖深，可是我們的行動，却可以鑑諸天日，決沒有涉及到情愛之嫌。兩年交往，不過是互相鼓勵；他希望我的事業有

所進展，我不過希冀她的課程與日俱增，這也是友誼常情，知己義務。故而我們的信札來往，類多是肺腑之言，戒誠激勵，使得各人循規蹈矩，共向前進！這也是我得識湘雲的一大裨益，不愧是一個知己的朋友。

我並不是一個柳下惠，也不是一個無情的動物，情愛我也知道，可是像我們在進程的中途中，怎可以惹上了這個字呢？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！」這不是兒戲的事情，總究竟是每一個人的終生幸福。於是我對於任何的異性，都待得像我自己的妹妹一般，況且我是又沒有兄弟姊妹，更需要這末摯誠的友愛，何如人不諒我，竟會誤會。

碧雲：你誤會我的心意，更會誤會我和湘雲的關係，你的苦心我怎不明白呢？可是人各有志，祇得辜負了。就是我們因你而誤會的事情，也冰消雲散了，因為是空中樓閣，建造容易，窺破也很不難。好得事情簡單，尚不致我們多年的友誼，竟會破裂在這封無關緊要的信上，能夠這樣冰釋，就全仗着我們純潔的友情來，剖誓這個捏造的疑團。朋友！你如其早明白我的心地，恐怕你也不會出此下策，會造成了我們友誼上一個永不褪斂的污漬，這請你願諒我的語言率直，而且請你想想這事的然後。

我們對於這件事情，決不會有所怨恨，祇自責着過於大意，你也不要自愧才是！一個人的錯失，總然免不掉的，好得全是親屬友誼，那可以不明諒呢？祇要「知過必改」



那怕日後我們沒有建造友情的一天吶？我等待着您，希冀你把日後誠摯的熱情賜予給我。

謹頌

進步！

梅浪波上六·一四。

梅浪波寫到了這裏，便向楊湘雯問道：這樣你以為對嗎？楊湘雯笑了一笑，也不作答。梅浪波也知道她的心意，很是滿意，也就開了信封。這時候暮色籠罩，書房裏很是幽黑了。梅浪波立起身來，便吁了一口長氣。大白也走了下來，端了一張椅子到靠壁の木柱上，扳亮了電燈，祇聽得香筠從裏面走出來連聲的喊着道：吃飯了！吃飯了！馬春暉也跟了進來，一起在電燈下看了一遍，都很同意。於是由香筠收拾了去，負責寄發，然後都到了吃飯間裏。江太太便招呼他們坐下用飯，吃飯的時候，已都回復了他們過去的情誼，說說笑笑，很是欣喜，飯後又談了一會，才別了香筠和江太太出來，馬春暉到了諸家橋便和梅浪波楊湘雯分了道。楊湘雯一看夜市多已打烊，便要求梅浪波送她回去，浪波當然應允了。在這靜悄的街市，而又掛着上弦的圓月，銀色四洒，涼風徐來，兩個喁喁的且走且說，儘銷蝕這月夜良宵，那顧到己初更的時候了。

第九回 義薄雲天寒夜守恩人 虎口餘生更深驚左隣

梅

浪波這一封信瞧在施碧雲的眼裏，怎不又愧又恨呢！比責備更其來得凶狠，比打更其是要痛苦。於是經過了兵亂年荒的凶歲，局景改換，加着施保真走上了六煞運，操了全縣的生殺之權。這位將軍的小姐怎不記得她自己弄巧成拙的事呢？加之以往施老太太的反對，湘雯的母親又是猶豫不決，而她父親勢力喧赫，況且施老太太又喜歡趨承財勢，聽了孫女兒的油嘴巧舌，便見了做官的兒子，把外孫女的事情都熟爛地背給施保真聽。施保真又是一個粗俗魯人，便把梅浪波拘了進去，以爲在這黑白不分的時候，壞了這末一個生命，也不算會罪過的事情。想不到他甥女會出面拼命，這也是意料不及。事情的變幻，真像是風雲瞬息，梅浪波那裏想得到這一紙竟會成了生死之仇！也是夢想不到的。這是一個星月無光的秋夜，高空漆黑得像張了一幅黑布的帳幔，祇有街道上幾盞零落的路燈，發着柔弱的光彩，絲絲動盪在這秋夜愁風裏。徐小麻皮今天得了關帝廟裏一位老弟兄的消息，一早挑來了這副水菓担子，歇落在丁家巷口，心裏滿含了歡喜，老望着關帝廟前的動靜，今天有人去買他幾個梨兒葷子，他總不願過份的討價讓價，祇是嚷着便宜一些罷！拿了去罷！就是有幾位兵士丟光顧他的担子，他並不像昔日般的愁苦訴難，也會裝着歡喜的面孔，彎了舌尖說道：自己

人，拿幾個去吃，誰要你的錢的！祇要有機會幫忙我一下就是了。所以他今天挑了這副滿滿的担，到這深晚已賣去了十分七八了。以前到了這時，還俯在担兒的煤油燈下，掏出了腰包，檢點着一天賣買的所得，盤算盤算盈利有多少，今天他却收了錢，祇是向腰包裏一塞，也不去顧到這衣食倚仗的生計了。這時候他靠在電桿木上，很自在的叉了手，不過眉心裏打了二條很深的綳紋，偏側着頭額，老是望着那邊閃閃發光，一往一來迴盪着的二把鎗刺，心裏暗暗的焦急道：怎麼，這位丘八又哄了我二個梨兒去嗎？他說今天是一准釋放了，爲什麼到這晚還不見出來呢？哄了我徐小麻皮倒不要緊，不過明天可哄騙不來我的梨兒了。想到這裏，又想起他自己以前出獄的一回事；便暗暗的說道：要末爲了找保，沒了這個肩胛罷！那倒是討厭了。像我倒願意挑這個肩仔，却没有身價，總然是一個挑担子的販兒，那有這個木截的印子呢？或使梅老先生在想法，也說不定的，總究已等了一天整黃昏，還是再等下去罷！他心意一決，便吁了一口氣，從衣襟裏掏出一包紙煙來，抽着了一枝，橫銜在嘴唇邊上，緩緩地抽吸，白烟從光圓裏飛速的散去，煙灰也一截一截的掉到他的袖管上面，信手的抖了一抖，也紛紛的跟着風向吹了過去，一會兒他聽得街的南面有人哼着京腔的調子走了過來，他便眯緊了眼縫從黑暗裏透視過去，祇見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，一歪一斜的走了過來，唱着則是過江赴宴的紅生調子，不過喉帶失了自主的能力，便有一句沒一句的斷斷續續的哼

了出來。那個人一忽兒已走到了近跟，遙視過去乃是一個低級官長，醉眼惺忪的向他瞧了一眼，便斜近來向他問道：賣的是什麼東西？讓我來瞧瞧。一個磕撞，險險乎向担子上撲了下來，徐小麻皮連忙伸手一托，便止住了他的身子，那個官長幌了二幌，才立定了脚跟，哈哈的笑了起來道：好大的……力氣。徐小麻皮接口說道：老相！你喝酒來嗎？官長便點了點頭道：喝了半斤高粱，竟會軟了腿兒，噢，你買的是水菜麼？我早有了這個東西，準不會醉得這個樣兒。你什麼不挑到酒舖前去賣，却擺在這個冷巷口呢，你在等鬼來交易嗎？徐小麻皮陪笑着說道：我是專做你們老相的買賣，我每天老擺在這裏的。噢！原來你等我來交易的，那末你揀一個最好的，最大的，又要最嫩的梨兒，拚一個兒讓我來解解渴罷！徐小麻皮連應了兩聲：好的，好的。便在七八個梨兒中揀了一個，拿起小刀代他拚了皮，遞給他道：老相！請用罷！那官長接了過來，看了一眼，啃了一大口，且嚼且說道：太小一點了吧！徐小麻皮笑道：早一點倒有幾個大的，給你們弟兄買去了。官長道：生意倒也不錯。說着又啃了一口，一個梨兒給他這麼兩啃，便騰不了多少，接着反復兩下，順手一拚，祇聽在黑暗裏咚的一聲，完了。徐小麻皮笑着他說道：生意還算不錯，全仗你們老相交易，才有小的飯吃。老相，你睡在大營裏嗎？官長說道：大營也好，小營也好，祇要有我們伸足挺腿的地方，便是我們的睡處。你再給我拚一個罷！徐小麻皮答應了一聲好，又拚給了他一個，他又

照前的啃了下去，用手抹了一下嘴眼，又哈哈的笑道：涼快，涼快，吃下去真很樂意，你給我拚罷！吃了你兩個，倒不曾問你的價，多少錢一個的？徐小麻皮一邊拚梨一邊答道：便宜的，便宜的，祇要你老相兩毛錢一個就是了。什麼？兩毛錢一個，你還說便宜的，我倒以為太貴了。徐小麻皮笑道：老相！並不貴，這是天津未陽梨，從天津到上海，再從上海運到這裏，運費大，路上碰撞了傷痕，又要腐爛，一籃梨兒，倒有半籃是壞的，賣了這個價錢，也不過賺了你三錢。這幾天交通又不便，恐怕下去還要貴一點。官長點了一點頭道：你倒很會做生意的，那末這幾個梨兒，一共都給我拚了吧！可是要便宜一點。徐小麻皮道：一共祇有八個梨兒，老相一起買了去，便宜一點就是了，給我一塊三毛錢吧！那官長笑了笑，道：好！好！你今天真碰見了鬼，給你倒了担兒哩！說着從褲袋裏掏出一團鈔票，掀着醉眼，檢了一塊三毛錢放在担上，徐小麻皮也拚好了梨兒，給他吃騰祇有四個，便給他袋進了紙袋裏，遞給了那個官長，那官長又七歪八倒的過去了。徐小麻皮瞧着他的背影，正想要說一聲走好，却給他腦袋裏一個意念止住了，暗暗地說了一聲，別碰撞了煞神，反討一個沒趣呢？於是他收拾起一塊三毛錢的鈔票，塞在腰袋裏，正想挺一挺身子，舒一口氣，可給遠地一聲尖銳的喊聲喊停了，仔細一聽，乃是他的老婆子喊他的名字：麻皮，麻皮！什麼你忘記了時候嗎？這晚還不想回家。這末的幾句話，身影已在徐小麻皮的視線裏，接口說道：早啦！

早啦！怎的你會尋來的？他的老婆子道：這個時世，到了這晚還不見你來，叫我放心得下嗎？說着已到了身跟，徐小麻皮對她笑道：真好良心，多謝你掛懷，不過你來了後，我倒用你得罪了，給我看管一下担子，讓我到那邊去問一聲。徐小麻皮一邊說着，一邊用手指了指關帝廟，徐小麻皮的老婆可嚇了一跳，愣起二只肉裏眼道：你去問什麼哪？那不是關王殿嗎？我担心的就怕你碰上了他們，你倒會送上門去。要不是你活耐煩麼？徐小麻皮拍了她一下肩胛道：我不是活不耐煩，乃是等得不耐煩啊！徐小麻皮的老婆接口道：你等的誰啊！要是他們買了你的水菜，不給你的錢嗎？別要了，還是太平一點就是了。徐小麻皮又急急笑道：不不不！我不是爲了這個，因爲我今天得了一個梅少爺出來的消息，所以老等在這裏接他啊！徐小麻皮的老婆聽了他的話，才恍然明白，才掀起一絲笑容道：那是真的嗎？謝天謝地，倒活了命了！那末怎麼這般晚還沒有出來呢？徐小麻皮道：我也在奇怪啊！他的老婆道：要不是假的嗎？徐小麻皮道：爲了這個，所以我探詢一下。徐小麻皮的老婆遲疑了一會，但是他已早整了一整短襖，已走出路燈的光圈道：馬上回來，你等一會吧！說着便含了平和的笑容蹬蹬的走了過去，剛到廟前，離開兩大多路却給一個守崗的兵士喚住道：麻皮！你來幹什麼？徐小麻皮先倒嚇了一下，細聽這個守崗的是認識他，心神便定了下來，過去一看，正是報告給他知道消息的那個安徽老，於是他笑着過去道：胡老相！什麼不出來啊！胡

老相把托着的鏡幹放下來道：誰會白吃你的梨子，你以為哄騙你嗎？徐小麻皮道：我也知道你也不會哄騙我的，可是不見姓梅的總是真的事啊！胡老相呼呼的笑道：早出來了。徐小麻皮一聽早出來了四個字，心裏突的一喜，便不耐煩着他多話，他向胡老相打了一個呼道：那我寬了老相了，再會，再會，明天再會。一隻身便要放開脚步就走，可被胡老相一把抓住道：別走，忙什麼啊，還在這裏啊！徐小麻皮詫異道：什麼，你開我的玩笑麼？徐小麻皮怔了一怔，眨着眼睛瞧了他一會，胡老相只是呼呼吼吼的狂笑，他的老婆又在那邊打着尖銳的喉音喊道：麻皮！怎麼了？徐小麻皮一聽他老婆的話，也知道她着急，於是掉過頭去在燈光下搔了搔手。才沒了聲音，這裏的胡老相便拉着他的袖衣走進了關帝廟道：我同你進去吧！本當我早給你這個信，因為我上了班不能夠交差，恰巧姓梅的七點鐘出來，可是他走不動路，便躺在那裏。徐小麻皮邊聽邊唔唔的答應着，已到了韋駝籠下，胡老相指了一指下面道：是嗎？徐小麻皮借着兩邊的反光，逼緊眼瞳，俯身下去仔細一打量，才看清這個人彎躬在拜筵上面，頭顱歪倒掛在地上，喉頭嚶嚶的響着。徐小麻皮便喊了二聲梅少爺！梅少爺，祇聽得他迂迂緩緩的答道：你是麻皮麼？徐小麻皮一聽正是，便滴了二顆很大的淚水，操手便在梅浪波的頭跟和腿彎裏一提，向身跟一靠，就捧了起來，可是梅浪波却哇哇的哼着，徐小麻皮這時候也顧不得他，便挺起了腰背，向着胡老相說了一聲勞駕！早蹬蹬的跨出了關

帝廟，宛像逃出了這個龍潭虎穴的險境一般，一口氣走到了丁家巷，徐小麻皮的老婆在電桿木旁問道：梅少爺出來了嗎？徐小麻皮氣吁喘喘的答道：好得我去看看，否則梅少爺又要挨苦一夜哩。好吧！你挑着担子走吧，讓我送梅少爺到家裏去。徐小麻皮的老婆這時已看清楚他丈夫橫捧着一個四肢疲軟的人，便不由得呀了一聲道：麻皮！怎麼啊？梅少爺病了嗎？徐小麻皮鼻孔裏噙了一聲，也不去理會，祇是看了梅浪波一眼，這時梅浪波緊皺着眉心，嘴裏噓噓的似乎在哼着痛。徐小麻皮一邊催着他老婆挑起担子，一邊便低着頭輕輕的安慰道：少爺！你耐一會吧！梅浪波便忍着痛着說道：這個樣子，也能夠見我的爸嗎？你……你……給我個法罷！徐小麻皮也明白了過來，老人家見了這麼樣的兒子，那不心痛呢！不過除掉了家，送到那裏去呢？而且時間已近了深夜，敲門喚人又很是討厭，遲疑了一會，還是徐小麻皮的老婆開口說道：走罷！走罷！先到了我們的家裏，再商議吧！梅浪波輕輕的說道：好嫂子，倒是吵鬧你們了。徐小麻皮也說了一聲也好，梅少爺別說這樣客氣的話。於是徐小麻皮捧着梅浪波打前走，徐小麻皮的老婆挑着担子跟在後頭，不多一會，已拐進了民興路，過了十多家門戶，便到了徐小麻皮的住處。徐小麻皮立定了身子向着他老婆說道：你開門吧！徐小麻皮的老婆放下担子，便上前去掀了一掀院門，好得沒有下門，很容易的推開了，徐小麻皮等他老婆讓過了身子，便捧着梅浪波走了進去。暗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，徐小



麻皮是熱門熟路，加着院落裏左右的鄰戶，有幾家還不曾息燈，很輕快的走到了第四進的院子裏，可是這座院子除了徐小麻皮住的一間西房，沒有點亮，就是東房和正中的一家已都入了甜蜜之鄉，黑暗院落，徐小麻皮倒謹慎起來，可是一謹慎倒反而出了舛錯，腳裏一輕重，眼睛一凝神，恰正院子裏橫着一根晒衣的竹竿，擱在三腳架上，還不曾收拾，徐小麻皮過去碰撞了一下，竹竿和架子都便倒了下來，這一響聲便驚動了東房的一戶人家，立刻高着嗓子問道：誰啊？誰啊？繼之已刮火柴聲音，點亮了火油燈，推開了窗子，探出半個穿着睡衣的女人身子出來。徐小麻皮正在暗地裏痛恨，一見了亮光，倒也用得着，便說了一聲是我！那女人一看徐小麻皮，今天沒有挑着担子回來，却抱了一個人，心裏很是詫異，噉噉咕咕的不知咕些什麼，重把窗門碰的一聲關上了。這時徐小麻皮的妻子也走了進來，拿了担子上的煤油燈，掏出了鎖鑰，開了房門，徐小麻皮便側身走了進去，輕輕的把梅浪波平放在木架的舖上，兩手一抽，祇聽得梅浪波一聲哇呀！倒突的一跳道：什麼？什麼？梅浪波早側過了身子喘喘的噓着氣。徐小麻皮的妻子也把担子和賣剩的帚子都收拾了舒齊，又把煤油燈換了一盞，室中也亮了許多，掉過身子一看她丈夫呆愣着梅少爺，便把煤油燈張了過來，徐小麻皮俯下去看了一眼；祇見他的神色很是不正，面容黃裏透白，眼瞳也浮腫得像胡桃樣的大，梅浪波也掀着眼皮看了他一眼，似乎很感激他的熱情，淌下二點清苦的淚來。徐小麻皮搖了搖

頭，心裏暗忖：想不到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少年，這麼幾天，竟會變得這個樣子，裏面的情形，不說也明白是黑暗得沒有天日了。他又是個文人之輩，怎受得起苦呢！想到這裏，便搖了搖頭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徐小麻皮的老婆也愁苦着臉問道：麻皮！梅少爺要不要喝一點粥？徐小麻皮道：不說我也忘記了。也好，煮一點吧！我也肚子餓了，讓我先吃夜飯吧！說着徐小麻皮的老婆顧自己去淘米弄鍋，徐小麻皮自己搬着飯菜，胡亂地吃了一會，便收拾了碗筷，抹了桌子，掏出了錢鈔，向桌子上一堆，也不去理好，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抽着紙烟，動着腦經。徐小麻皮的老婆點亮了煤油爐，米下了鍋，便過來理着桌子上的錢鈔，似乎他們的生活和責任很是熟練的，每天這樣的過着似的。梅浪波經過了徐小麻皮捧着傷痕上一度痛楚之外，現在又平平穩穩的躺在他們的床鋪上，覺得說不出的感激，祇是把眼睛張張閉閉的看了一會，似乎想着他們這樣的家庭，我今晚上獨佔了一個鋪位，叫他們夫婦倆睡到那兒去呢？於是便把左手抬了一抬，徐小麻皮也看到了他這樣的動作，也就立起身來坐到床沿上去。梅浪波便向他迂緩的說道：麻皮！今天我是全仗着你，否則又將要挨一夜苦了！並且到了明天還不能出來，那是很不可靠，就是我支撐着爬出了這……唉！也是不能如我的心願，你這樣的熱心待我，叫我怎樣來報答你呢？徐小麻皮道：梅少爺你不要說這樣的話，好好的養一回神，祇要我徐小麻皮能夠活在世上一天，梅少爺有什麼赴湯蹈火的患難，我總不

推辭的。況且這麼的小事，你怎可以放在心上呢！梅浪波道：那不是這樣說的，我這個人到了這樣的地步，時局又這樣的混沌，那個人還幹來探一個訊，祇有你這位熱心的朋友，還不忘懷我們過去的友誼，危險地接我出來，我不感激你，還感激誰呢？徐小麻皮知道他心中有感觸，也使點了點頭道：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，梅少爺的朋友雖有營救的熱腸，但是環境不由我們動彈，也是枉然，況且你一進了關帝廟，似乎進了天牢般沒有一絲消息，就是我見你的那天，我也弄得束手無策，後來報信給了李先生，我想讓他去傳播給你朋友知道，或使打通了一條路，就可進身去說一句話，可是在晚上我從他們弟兄們的口裏聽來，說是你犯了通敵的案子，一概不准親友接見，一告訴了李先生，李先生就嚇得啞口無聲，連說糟了糟了；從這一點上，我可以說一句並不是他們袖手旁觀，倘使傳出來的消息太惡劣一點，也奈何不得的。梅浪波凝神聽了徐小麻皮的話，嘴角上便浮了一絲淡淡的笑意道：這不是我怪怨他們的不是，祇怪我生不逢時，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，假使我不爲了爸爸的年邁，我早也到別處去了。離了這裏，我還會受着這種莫須有的冤枉嗎？徐小麻皮便把半段的煙蒂抽吸了兩口，就擲在地上，伸脚過去踏了一下，徐徐地把嘴裏的回煙噴了出來道：說起你的爸爸，我先告訴你一些知道，就在我進去的晚上，我去報告給他老人家知道，老人家得了這個消息，便呆了過去，顏色也就變了。這是我大意的不好，並想不到一個年老的人，那可以受這

個驚嚇，回來給我老婆怪怨了一番，後來我想想也覺得做事粗心，顧前不顧後的胡幹，下一天我趕忙去告訴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已睡在床上，患了氣喘的老病。我就說是你犯不了多大的罪，祇要案情明白，就可以出來的，出來的時候，便碰着季先生和馬家的少爺還同了兩位小姐，一位我像見過一次，一位就是明回書場的女唱書陳瑤瑛，你也認識的罷？梅浪波在枕上點了一下頭，徐小麻皮便繼續着說道：據季先生說，也是去安慰安慰他老人家的。我便把來意說了，也叫他們留意一下。梅浪波又嘆了一口氣道：不知道他老人家的中心，要痛苦得怎麼樣了。徐小麻皮頓了一頓，又轉換了口氣道：梅少爺，我倒要問你一句話了，楊小姐怎麼會自己也投到司令部裏去呢？梅浪波默然了一會，透了幾口急氣，這時候徐小麻皮的老婆也把鈔幣理點完畢，過去看了一眼粥鍋，回身坐在桌子右旁的椅上，眼睛也瞧着梅浪波的面孔，梅浪波才向徐小麻皮說道：說來很是話長，日後我再告訴給你聽吧！因為楊小姐是施將軍的外甥女兒，並不是自投羅網，不過進來見我一面的。我吃了這麼的苦頭，為的……你們還以為我罪大惡極，然而要他們說一個罪名，我想這批吃人不怕血腥氣的東西，也說不出來的，總究現在是局勢變了，無所謂國法民法，祇要他歡喜怎樣的幹就怎樣的幹了下去，不以為忌的。以前還要顧全到地方的輿論，上司的銷差。現在他們是蟻聚結合，那裏顧到這個呢？我今天能夠重見天日，也算是我虎口餘生。徐小麻皮道：這樣說來，施將軍還是楊小姐

的舅父，我想你梅少爺這次出險，恐怕是揚小姐的求情。不過事情很是奇怪，爲什麼要害你到這樣的地步，而且揚小姐怎樣會知道你捉了去呢？梅浪波道：那裏會不知道呢？爲的也是她，當然瞞不了自己人的。可是她爲了我的事，也苦了一陣。徐小麻皮聽了這句話，似乎也想起來道：好好的進去，回出來又是一個模樣了。梅浪波聽了突的一怔道：她……她，她怎樣了？徐小麻皮道：出來已由一個丫頭模樣的人背着她，嘴唇上已掛了一些血跡，神情似乎昏昏沉沉的睡着。梅浪波又長嘆了一聲，兩顆淚珠，已由眼眶裏橫淌到枕上了。他便回憶到湘雲攀着窗檣上的神情，又想起她對我說的甚麼話，可是已記不清楚了，有一句似乎還記得，他說要對我說幾句話，不過始終沒有說出，她要對我說什麼話呢？那時她見了我受過創傷的胸坎，已倒了下去了。想到這裏他心頭一陣煩燥，便驚慌着的說道：不好，不好，她，她太痛苦了。我害了她了，怎對得住她呢？徐小麻皮便問道：梅少爺！梅少爺！你怎麼，你怎麼的這樣急呢？徐小麻皮的妻子也驚慌着張了燈過來，可是梅浪波已涕泗滂沱的闔着眼皮一聲也不響了。徐小麻皮按了一按他的頭額，火熱得很，便回頭來接着他妻子手裏的煤油燈，輕輕的吩咐她道：你去拿一塊毛巾來，給他涼快涼快吧！徐小麻皮的妻子立刻取了毛巾來，徐小麻皮接來便按在梅浪波的額上，一會梅浪波張開淚水的眼睛，向他們夫婦瞧了一眼，徐小麻皮才定了定神，便安慰着道：梅少爺，你不要這樣自苦喲！梅浪波向他點了點

頭，也不回答，徐小麻皮的老婆便拿了燈亮，又去看了一看粥鍋，已是煮得糜爛了，便回身過來向梅浪波說道：梅少爺！喝口粥罷罷！梅浪波才答道：多謝大嫂這樣的費心，那是說不過去的，今天晚上我又佔據了你們的床舖，怎麼好呢？徐小麻皮接口說道：那不用你操心的，我們自有睡處，祇要你不厭我們骯髒，我就樂意了。梅浪波道：那不是這樣說的，總究你們是一個好好的家庭，來了我這個半死不活的人，勞了你的力，又費了大嫂的心，我的心裏總是說不過去的。徐小麻皮的老婆半盛了一碗薄薄的粥，一手拿了一碗鹹菜炒肝油的菜碗端了過來，徐小麻皮接了過去，又喚她端了一張矮櫈過來放在床邊，於是把碗筷放了下去，伸張着手道：梅少爺我扶你起來罷！梅浪波搖了搖頭，又皺了皺眉道：叫我怎樣起來呢？徐小麻皮道：你都受了傷嗎？梅浪波點了點頭，顧白的用手來支掌了一會，似乎可以側身昂起半邊身子，徐小麻皮便立起身來，拿了裏牀的藍布薄被，折疊起來慢慢的襯到他的腦下面去，梅浪波這才稍可仰起了頭額，一手拿了粥碗，慢慢的喝着，吃了一碗，他覺肚子裏已咕咕的響着，似乎這般的粥湯很是歡迎。於是又添了半碗，吃畢略現笑臉向徐小麻皮的老婆謝了一聲，她便收拾了去，一邊徐小麻皮服侍着擦了一個熱水面，神色似乎清爽一些，徐小麻皮便和妻子倆忙了一會，在他腳後的一處空地方架起了一張板舖，又在竹箱裏拿出一條破舊的棉被，鋪了一張草蓆，就算了床舖，梅浪波看在眼裏，心裏說不出怎樣的歉意。徐小麻皮倒也

明白他的心裏，便笑着向他說道：梅少爺！你不要過意不去，這樣的生活，我們窮人一向是過慣的。你頗自的養神吧！梅浪波抱歉着說道：累苦了你們了，明天還是再想辦法吧！徐小麻皮說道：明日你以為先去通知誰呢？梅浪波凝神想了一想，便說道：你先到江家去喚我的表妹，第二你就到季先生那裏去通知一聲，說我已安然出來了，住在這裏，老人家的一方，讓我表妹來了之後，再喚她去走一趟吧！徐小麻皮問了江家的地址，以及他表妹的名字，便和他老婆倆躺下睡去。梅浪波獨自一個又想了會，想的全都是湘雲的事情，他也明白已成了僵局，甚至竟成了夢想，不過湘雲的心地，究竟怎樣？我總要見她一面，明明心蹟的。但是有着這樣的惡劣環境，恐怕是不會如我的願了。想了一會，又加着這幾日驚駭受苦。精神便疲倦起來，迷迷糊糊的入了夢境了。恍惚見着她祇是愁苦着臉，心中似有千般的愁悶，凝神深思，他想上前去同她說幾句話，可是她便覘身的走了，搶步要去扯她的衣袖，已看見她舅父施將軍瞪着眼珠，灼灼的射着他自己，於是心裏一怔，便驚醒了過來，張眼一看，太陽已射到他的床帳上來了。祇見徐小麻皮的妻子整理碗盞，拭抹着桌椅，一會兒掉過身來，見着梅浪波已掀着睡眼，便含着笑着問道：梅少爺你醒了嗎！要不要喝一些粥呢？梅浪波道：多謝徐大嫂，肚子還沒有餓，歇一會再說吧！徐大哥已出去了嗎？徐大嫂道：他出去了，時候還早，你再睡一會兒吧！這裏住的都是小本經濟的人，起身是很早的，鬧鬧吵吵，

厭煩了你哪！梅浪波道：這倒並不，一個人應當早起早睡，身心也覺得爽快一點。徐小麻皮的妻子笑了笑，也不答話，顧自的撮了一木盆的衣服出去在院子裏格支格支的揉擦。梅浪波便閉目凝神的躺在床上，細想着夜裏的夢境，她所愁悶的可是爲了這次的遭際，使得我們永不能成爲良好的配偶麼？既然爲了這個，那看見了我爲什麼不來理睬我呢？一定她是受了勢逼利誘，變了心腸，痛恨我到極點了。否則怎會不情到如此地步呢！唉！女人的意志，總是柔弱得很的，何怪楊湘雲處身在這個勢利的環境下，那會不變心呢？但是她在雄跨亭對我說的話，說是讓峴山崩頽，碧浪乾枯，可是我的心志永遠的縈繞着我的知己身跟，永不改變直到死了我的心，爛了我的軀壳，才拿了你撫摩過的靈魂，任他們去處置吧！她這時還指着天空的飛鳥，對我說：我們總有這天，像牠們這般自由的翱翔，不受束縛。現在想來，恐怕已成了太虛幻景，不能成了事實了。想到這裏，又想着和他表妹香筠的過去，那時候我們雖然吵吵鬧鬧，心裏都沒有這兩個愛字情字的成份，但是老人家似乎都已猜透我們的心意，背後已在撮合這一段親上成親的姻緣，香筠也首肯這一回事，但是我得了這個消息，使用我這拉攏的手腕，把馬春暉介紹了她，至今他們的情誼與日並進，今後的生活，當然是很幸福的。還有這位過着流浪生活的陳瑤瑛，雖然是萍水相逢，倒很知己，而且她的志向高尚，並不像是個賣技的輕狂者，出言吐語，可以說是舌底生風，沒有一些俗氣，可是她有了這位癖好的



父親，欲使脫離這個賣唱人前的生活，恐怕是很難了。她有時在訴苦的時候，總希望我事業成功。幫助她一下，我問她要幫助的什麼？她總支吾不說，吞吞吐吐的怪我問得太不成話了。唉！我至今事業不成，聲名倒已毀去了一半，想她得了這個消息，不知她的心裏要怎麼樣的難過啊！我還想它怎甚。世事都不如人的心願，還是看透一點才是。想到這裏，便聽得院子裏走進好幾人來似的，一忽兒又聽得打着北方腔的口語問道：這裏是徐小麻皮的家嗎？徐大嫂似乎應了一聲：是的。接着便咕咕咚咚的擁了進來，梅浪波扯開帳角看了一眼，乃是四們穿着制服的警察，手裏都拿了武器，打前進來的一個，是穿了一件黑色長衫的中年人，頭上還戴着一頂深黃色的絲絨禮帽，面上生着許多的疙瘩，手裏也拿了一幹烏毫的手鎗，在梅浪波看他們的時候，他正掃射着鐵鷹似的凶光，對他盯了一會，接着便走近去問道：你是姓徐嗎？梅浪波怔了一怔，心想我剛脫了虎口，寄身在這裏，什麼徐小麻皮犯了甚麼案子，又要牽連了進去，可是再一細想，徐小麻皮現在已是安份守己了，那會再干犯國法呢？這一遲疑，害得那穿便衣的漢子，忿怒着道：什麼？啞吧嗎？起來起來！梅浪波已成了驚弓之鳥，懾懦着正想拼出一句回話來，却給徐大嫂從門外擠了進來，面上現着恐慌的神色，一邊擦着濕手，一邊忙着答道：他不是的，徐小麻皮不在家，早上出去的。你們幹甚麼的？那漢子又瞪了一眼道：你是這裏的人嗎？徐大嫂答道：是的，我是徐小麻皮的女人。徐大嫂說了

這句話，那漢子向她冷笑了一聲道：好，好。把她鏢起來吧！接着走過一個警察來，把手槍向腰裏一塞，回手拿出一副白銅的手鏢，不問青紅黑白便給徐大嫂的手上一套，刮刮兩聲，徐大嫂哇哇的哭着道：先生！甚麼啦？我們沒做什麼壞事啊？那漢子叱着她不要嚙噓，掉過頭來問着梅浪波道：你不要怕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好好的說吧！梅浪波一看徐大嫂給他們鏢了起來，口口聲聲又是要找徐小麻皮，覺得情形不佳，好得自己已是受過重傷的人，可以把這個來證明自己的身份，如其徐小麻皮爲了我而另生枝節，那我再遭纏綫，也是應得，於是便痛恨得忘了身上的傷痛，兩手一撐，便把身子支住了起來，正想要回他的話，却又聽得院子裏一陣男女的急促聲浪道：怎樣辦呢！怎樣辦呢？接着又是一陣皮鞋的聲浪，紛至踏來的蜂擁了進來哩。

### 地方公僕虛張聲勢 隔院寒士惹事招非

從 院子裏擁進來的不是別人，乃是徐小麻皮去報信趕來的探望者，打前一位是徐小麻皮，跟在後面的就是江香筠季漢中馬春暉等三個人，面上都現着驚喜的神色，及至跨進了門戶，徐小麻皮便啊的一聲，心裏一怔，後脚已疑遲着站定，後面的江香筠和馬春暉季漢中也已看到裏面的情形，都嚇得目瞪口呆，躊躇着，還不能。這時裏面的漢子和四個警察

便回身握着武器，凶霸霸的喝道：不要動。穿便衣的便吩咐着四個警士退到外面去截住了出路，才向徐小麻皮打量了一會道：你是徐小麻皮嗎？這是吃公事飯的慣技，不問進來的是王是白，先把主犯的名字不問清楚的套了上去。徐小麻皮起先倒受了一嚇，這時倒又坦白的答道：是的，老相！你們是三分局的人嗎？穿便衣的見他從容不迫的答話，倒也明白他是一個外面跑跑的人物，伸起手來搭在他的肩膀上道：朋友！這位是你的什麼人？他說的時候，指了指梅浪波。徐小麻皮笑道：這位是我的貴客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他昨天才從司令部出來，寄居在小的家裏，幹是老相又奉了司令部裏的命令，來問他的話麼？那便衣的聽了徐小麻皮的話，回頭看了看梅浪波。梅浪波也坦然的答道：他沒有關係的，你先生如其是要問我的話，我可以到你們局中去。便衣的很詫異着說道：你們是認識的嗎？梅浪波向他點了點頭道：認識的，可是我的事，與他沒有相干的。便衣的說道：得啦，祇要你們認識的，那是最好嘞！那末外面的幾位你都認識的嗎？梅浪波聽了他這麼的得啦好嘞兩句話，心裏便疑慮了起來，於是看了立在徐小麻皮的身跟江香筠一眼，便衣的人又接着說道：你不用怕，爽快的說吧！認識的不認識我自冇辦法。梅浪波看看光景是不能隱瞞，便直截了當的說道：女的是我的親戚，她姓江名字叫香筠。第二位是我的朋友，他姓李，名字叫漢中，第三位也是我的好友，他姓馬名字叫春暉，家裏住在太平街志豪小築，他們到這裏來，都是探望我的，都沒有關係

的。穿便衣的人這才恍然道：原來都是你的朋友，那末你姓什麼吶？梅浪波道：我姓梅名叫浪波，家住在本城，以前是浙江的新聞記者。便衣的領首道：那好，那好，可是這位徐小麻皮確是認識的麼？這句似乎他還信任梅浪波的話，所以重問了一句。又在徐小麻皮身上打量了一回。梅浪波立刻的答道：我不認識他，怎會住在他的家裏呢？便衣的答道：最好你們是認識，那也少了我們的麻煩。說到這裏向外喊了一聲來啊！跟着走進一個警察來，他指了一指徐大嫂道：給她開吧！那警察過去便開了手鐐，回頭又等着他的指揮，便衣的揮了一揮，似乎喚他出去，一邊他裝着笑意，並不像先前進來時候的氣勢道：這事誤會啦！驚吵了你們。梅浪波一看情勢寬鬆，又聽了誤會啦的一句話，便詫異着問道：先生！究竟什麼一回事哩？便衣的便向他笑道：我們今天早上得了一個報告，說是這裏有窩藏肉票的嫌疑，情形是說你們昨天深更半夜抱進一個人進來，故而到這裏來調查的。想不到你們都是自己朋友，那不是誤會了嗎？梅浪波等都恍然明白。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穿便衣的向梅浪波點了點頭道：驚吵！驚吵！便想要回身出來，可給徐小麻皮堵住在門口問道：那報告我做綁票的是誰吶？老相，這倒要勞你通知我一聲。便衣的又拍了拍他的肩頭道：別招寬了，好歹少一個冤家就是少一回事，報告的當然由我們去辦他誣告，不用你操心的。徐小麻皮接着說道：老相你不說，我是要跟你去瞧瞧的。究竟是什麼樣的人，要我栽個大跟斗吶！我徐小麻皮雖然窮，可

是現在已遵守王法，在幹這個小買賣了。徐大嫂也過來拉着她大夫的衣袖道：「不要多嚼蘇了。冤屈我們的人，老相不是說回去辯他嗎？穿便衣的」；祇問你們深夜進來，才惹人的疑心，我不告訴你這個人，不久你們自會知道的。說罷便拉着徐小麻皮的身跟側身走了出去。徐小麻皮向着他背影愣了二眼，徐大嫂半勸半恨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倒盡了霉。徐小麻皮從窗子裏盯着這批警士都出去了後，才掉過身來招呼着江香筠和季漢中馬春暉道：「請進來吧！請進來吧！江香筠驚魂甫定，跨進來便一眼望着梅浪波道：「大哥！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？梅浪波當然也是驚弓之鳥，心頭還卜卜的跳個不停，聽了她的話，也不知從那裏說起才好呢！祇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把伸在帳外的頸子依然靠到很高的枕上，徐大嫂端着茶盞，徐小麻皮祇顧拭抹着坐椅，一疊連聲的招呼他們坐下。季漢中和馬春暉便在桌子左右首坐了下來，江香筠便在梅浪波睡的床沿上坐下，徐小麻皮立在床跟前，面上依然堆起忿怒的神色道：「倒他媽的餓氣，吃上了成塊錢的米，找到老子的頭上來了。梅浪波迂緩的說道：「這不是成心找到你的門上來，都是我這個倒霉的人害你受了這個驚嚇的，你也不必氣惱了。你這樣一氣惱，反使我心裏格外要難過了。徐小麻皮道：「這怎麼話吶？梅少爺你不要多心，我麻皮如其內心有一聲厭你的話，不是吃飯的人，好歹現在的人情，總跟在錢上面去混，像我這麼樣的一個，家裏好留你像梅少爺這般人住着麼？那當然要疑我做幫票匪徒了。梅浪波微微的笑

道：我是知道你的脾氣，不過在大嫂子方面那是說不過去的。徐小麻皮忙接口說道：女人麼？自有我，她好干涉我的事呢？他說到這裏，徐大嫂正端着一杯濃茶過來給江香筠，江香筠謝了一聲。徐大嫂也早聽得梅浪渡和她丈夫的說話，也就接着說道：梅少爺你不要說這樣的話，麻皮受你的恩德，還報不盡呢！那會來討厭你的，不過住在這裏，比不得你們自己府上，又是骯髒又是窄狹，來了客人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，祇要你梅少爺不要說我們一聲不遇到，我們是極希望住着的。徐大嫂說得入情入理，又很婉轉動聽，非但梅浪波聽了心裏歡喜，就是江香筠和季馬二位也覺得他們待人的深切了，連站着的徐小麻皮聽得也把忿憤的面容收斂了下去，飛起一陣很興奮的笑容，可見他內心是十分贊成他老婆能夠說出這篇光棍的話，自己也很光榮。梅浪波又在床裏說道：像你徐小麻皮這樣的人，總算是我生平剖腹的朋友了，我不能忘記你對人的熱心誠懇，祇要你們倆不厭我是個穿長衫重虛榮的人，以後也請你改換稱呼吧！你總比我大了幾歲，理應喚你一聲徐大哥，你呢！不要梅少爺長梅少爺短，實在我這少爺兩字，早不能膺任上去了。以前是混混筆桿兒過着日子，現在還落着一個奸細又是誘姦少女的罪名，不上這個斷頭台還是我的幸運，還要做什麼少爺。擺這個長衫的架子呢！人格至於如此，那可以答應你這少爺兩字呢？好啦！以後你稱呼我一聲浪波就是。如其你容易忘懷，那稱一句梅先生就是，然而這先生二字，我也觸耳痛的，堂堂將軍，尚且這

樣，先生未必都是深明道理的先知先覺的賢人。徐小麻皮呼呼的笑了二聲，似乎覺得他倒也是一個很痛快的人。江香筠和季漢中馬春暉幾個人都知道他刺激受到太深，於是說出這一種半駭的話來，不過聽到他說誘姦少女的一句話，就明白這次的遭難的中心事實了。尤其是江香筠聽了這麼一句話，他腦子裏想了起來，他和湘雯的行動，完全落在自己的眼裏，以前不過是友愛關係，自從避難回來之後，似乎進了一層。這不啻於於途不名譽的事情，那裏可以說他誘姦二個字呢？姦！有什麼憑證呢？假使有這一回事，湘雯總究不是一個癡子，怎會把這個事兒說了出來呢？她想到這裏，事情又拐了一個彎似的想：要末湘雯意志不堅，走上了虛榮，怕他糾纏，才請出舅父來壓制他的言行，也就斷絕了他們過去的情愛，未為不可的事情。想到這裏，她便忍耐不住的問道：大哥！他們究竟說你犯的是什麼罪名呢？梅浪波道：我犯的罪麼？連他們自己都說不出來，起先說我是通敵的奸細，後來又說我是誘姦少女，不過我自己想想，一不干政，二不犯着他的妻女，那裏會幹這奸細和誘姦的事情，好壞是這樣的世界，任他們去說吧！江香筠道：那末事情必須有了證據，才可以定你的罪名，那可以胡亂的冤枉人家呢？梅浪波嘻嘻的笑道：這是勢力所及，那有我們弱者說話的機會呢？江香筠道：那末湘雯來看你有没有話說呢？梅浪波搖了搖頭，又嘆了一口氣，遂把楊湘雯進來的情形說了一遍。江香筠聽了也有些淚滾滾不勝悲痛，馬春暉這時才接嘴道：我想湘雯也不會承

認你是誘姦她的，所以他們也把你釋放出來。季漢中道：這是當然的事，也不能憑空捏造的，究竟是人心肉做，怎可以抹殺無辜的，推情度理，他們是不贊成你們的行動，祇因找不到錯處，先來一個通敵的嫌疑把你拘了進去，然後再壓迫你們斷絕友誼。然而這般蠢做，他們自以爲很是聰明，考其實際，蠢得比牛馬不如。可以壓迫人家的心死去嗎？這倒是新鮮的把戲。梅浪波點了點頭道：他以爲一手遮瞞天下人的耳目，可是……唉！以後叫湘雯怎樣見人呢！我可憐的就是她，她是生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裏，譏笑的有人，辱罵的有人，就是像我們這輩子的年輕人，開口是改革婚姻制度，閉口是取消貞操論，可是一聽到這麼的事，更其是比十八世紀的人來得卑鄙，湘雯平白地染了這個污漬，今後那有她的立身地位。他說到這裏，把頭頻頻的搖着，似乎再不能代她推想下去，就是自己也是聲名狼藉，不可收拾了，這樣一想，無怪他一疊連聲的嘆道：完了！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江香筠道：大哥！你想開一點罷！自己已吃了他們的痛苦，還是保重身體要緊。俗語有一句：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」徐小麻皮也在旁說道：祇要身體好，那裏娶不到這樣的姑娘，天底下儘多是女人，有了鈔票，不怕她們不從。說得江香筠很不好意思，回頭一想，徐小麻皮總然是一個心直口快的老實人，那怪他說出這句侮辱的話來。他們談了一會，時候已將近到了中午時分，梅浪波立意在今天回到自己的家裏去，然後再請醫治理。江香筠因爲他這般傷勢，回去給他



老人家知道，怎不要急壞人呢！還是勸他搬到自己的家裏去，一方面調理身體，一方面在老人家面前推說是釋放之後，還受着他們的束縛，不能住在家裏，事情等他們調查清楚，才可以自由行動。梅浪波一聽她的吩咐，倒也不錯，於是默然自言自語道：不知老人家的心中，痛恨我得什麼似的了！徐小麻皮接嘴說道：老人家今天還好。說到這裏，還想要繼續說下去，却給江香筠截住了說道：他得到你安全出來的消息，真是歡喜，他還想來見你一見，我因為要避人耳目，所以勸他不要來這裏。事情，他老人家也很明瞭，也不責怪你的。就是要痛恨你呢！這也是愛子心切，理所當然，好得姑丈是個深明世故的人，也不會過份來責怪你的。梅浪波聽了也就坦然。江香筠爲什麼要截住徐小麻皮的話呢？實因梅浪波的父親得了兒子被拘的惡耗，心裏一急，便引起哮喘的舊病復發，又加着驚魂惡夢，時擾他的腦府，於是便病了起來，一連三天，竟會臥床不起，祇是嚙語不休，家裏祇騰一個服侍四十多年的老媽子，也就沒了頭緒，好得江香筠和她母親倆時常地去安慰他，倒有了一個照應，請醫服藥，也沒多大效力，醫生說他是除了哮喘老病之外，患的是神經不寧，思慮過度。這是必然的病像，一個心愛的兒子，遭着不明不白的冤屈，怎不急壞他老人家呢？故而江香筠一聽徐小麻皮說出這句老人家今天還好的話來，尚恐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他聽，更其給他極度的難過了。江香筠雖然是個粗心的姑娘，這層倒給她顧慮得很是週到。於是大家又商議着怎樣

把梅浪波搬到江香筠的家裏去，經過考慮之後，便決定由馬春暉去請德心醫院裏來一架軟床，使得梅浪波少受痛苦。到了江家，再喚醫生到那裏去診察。商議定後，馬春暉和季漢中告辭出來，徐小麻皮又想去喚幾樣菜來請江香筠吃飯，江香筠堅辭着說是時候還干，不必破費，日後再來叨擾你吧！徐小麻皮只得作罷！又胡亂地談了一會，德心醫院裏也把軟床抬了進來，正在把梅浪波小心地扶了上去，忽聽得對院裏一陣女人的哭聲，嗚嗚咽咽，哭得很是傷心，徐小麻皮出去一看，外院裏的幾個人也站在那裏，呆瞧着熱鬧。東房裏的姜大嫂，一手抓着頭髮，一手拍着大腿，蹣跚搶天的嚎啕大哭，口口聲聲的哭嚷着：我叫他不要管閑事，他偏偏不聽我的話，這麼的世界，吃一口太平飯都不得，還要這樣多嘴，現在反給他們拘了進去，不知又要挨受多少苦，……聽在呆瞧着熱鬧的隣居耳裏，有的突出了眼珠，有的瞠目不知其底細，有的唧唧私語，似乎明白這一回事。徐小麻皮瞧了一會，便揀了一個他最相熟的隣居，是二院裏的全姑媽，她最喜歡管這種閑事，又是一個多嘴多舌的女人，她在附近一帶不論老老少少男男女女，誰都喚她一聲全姑媽。她這個全姑娘的名字，怎樣響起來的呢？這倒是值得一提的。全姑媽是一個年近四十的寡婦，膝下祇有一個九歲的孩子，生得塌眼凹鼻，格嘴大舌，很是憨直。她自從死了丈夫之後，便搬到民興路的院子來住下，因為她生了這張如簧之舌，又不和隣居爭長論短，所以全院裏的人都很歡喜和她親近，女的來來去

去。商量計議，都缺不來她的參與，男的進進出出，總喜歡和她纏嘴多舌。祇要你們喚她問她。她總不會給你不理，假使像徐小麻皮挑着担子出去。要想討一個吉利，便見了她喚一聲：金姑媽！今天天氣真好啦！你怎麼不晒衣裳呢？金姑媽便感激他的提示，也嚷着道：麻皮哥！天氣好！你的生意也好啦！做生意，全靠着天時，有了這麼的太陽，你的生意一定很興隆的。像她這麼的論調，聽了誰不歡喜呢？非但她善會詞令，而且對於是非曲直，她一條條理的給你們分解得很清楚。祇要聽她這一句做生意靠天時，就知道她對於商人的經驗倒很不錯，開店立業，總要把握住這三大要旨：天時，地利，人和，生意就不會清淡了。商人有的俗語道：風吹一半，雨落全無，這就是對於天時的剖解生意了，天時好，當然上街出市的人多，天時不好，那個歡喜去沾泥帶水。商店開在重要的地方，當然應上二句聯語道：財源通四海，利市達三江。你想這兩個通達的字眼裏，便暗示給人開張設舖必須要揀在交通街要的地方，不可以揀在那冷落不成市的地方。對於人和兩字，當然指做生意的人要待人和氣，接物殷勤，不可以嘲笑主顧，輕視買客，這都是商業上的至理名言，足可為座右銘的。金姑媽能夠懂得這麼的經驗，也算得是通達之輩了。她剛搬進院子裏來的稱呼，並不是金姑媽三個字，有的知道她姓的，稱她叫金大嫂，金孀孀，不知她姓的便喚她一聲：嫂嫂，孀孀，那時候如其沒有這位塌眼凹鼻的兒子，恐怕有人要喚她一聲金大姑哩，因為年紀雖有了

三十許的人，却生得異常的俊俏，這俊俏的原因，據她對門這位吃文墨飯的吳先生解說：是她生性抱的樂觀主義，祇知道嘻嘻哈哈，不知道憂愁這兩個討人煩悶的字，一個人能夠抱定過一天兩個半天，在壽數上也可以多活兩年，而且還引用一句古語道：「知足常樂。」常樂就是說不要憂憂急急，不憂急就是快樂，一個人能夠知足常樂，那就心廣體胖了。金姑媽雖然是一個操着針線過活的人，可是她的衣食住三大問題，倒也穩當，所以不憂吃着，身心也就寬弛起來，是形神在外，也就顯得年青了起來。一年來了一位年青的親戚女眷，生得很是天豔，裝飾也很入時，這位親戚據說是姨表姪女，年已雙十，還沒有嫁得夫婿，這次投親，因為是故鄉匪亂，便出奔到金姑媽的家裏來，金姑媽有了這位姿色天豔的姪女，家裏頓時熱鬧了起來，早晚間滿嚷着姑媽長，姑媽短，甚至下雨吹風，便有這聲尖俏的喊聲，像這一連串的嬌滴滴的喉聲，真可說是像黃鶯出谷，引人刺耳，而且在這破落的院子裏，那不引人注意呢？於是二院裏先改了稱呼，依着這位伶俐的姪女都叫金姑媽了。二院這樣一喊，頭院三院裏都跟着改喚了起來，叫得金姑媽噙着嘴老合不攏來。自從金姑媽的姪女進來之後，院子裏也熱鬧起來，金姑媽的針線生活也比往常忙碌了，除了衣莊上的新貨之外，左近的一帶鄰居有添製新衣的，也都交給她裁製了。原因是一則有了幫手，裁製快速；二則這位伶俐的姪女，針線也很不錯，借着這個裁製的題目，便來一觀玉容，其中也有人在的，就是衣莊

舖裏的幾個收發新貨的毛頭小夥子，走動格外慇懃了，來時噘一回嘴，去時又在同事前感歎這位姑娘怎樣的漂亮，怎樣的玲瓏剔透，這麼一來，便把金姑媽的門檻也踏得低了下去。後來金姑媽走上了運，便有一個開新衣舖的小開看上了她的姪女，起先百般承奉着金姑媽，到時到節，總有時新的物品送上門來，日久金姑媽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故意從中作難，說是她姪女現在還不到出嫁的時候，加着她父母遠處在故鄉，怎能答允這件親事呢？其實這位姪女的親事，完全操在她自己的手裏，祇要她徵得了姪女的同意，萬事不生問題的，祇因新衣舖的小開雖然有了揀選配偶的目力，却没有攏絡月下老人的手段，後來虧他想了起來，揀了一個天赦吉日，備辦了紙馬香燭，八碗乾菜，八碗水菓，四盤糕桃，四盤掛麵，外加四只裝有北洋海味，關山桃棗的禮籃，抬抬撮撮攬到金姑媽的家裏來，金姑媽笑着怎麼怎麼？你們不要抬錯了人家啦！誰知末後走進這位新衣舖的小開來，便向金姑媽笑道：我是給你來拜壽的，假使金姑媽看我得起，我就認你寄娘吧！金姑媽歡喜得拉長了下巴，笑得格格的笑聲：我怎麼敢當呢？我怎麼敢當呢？新衣舖的小開見風駛舵，明知是門面話，便指揮着一夥人，鋪張陳設，自己便拈香點燭，向着神馬磕了三個響頭，回身轉來朝着金姑媽行了見面的大禮，頭也磕得十分的響亮，立起身來親熱的叫了一聲寄娘，直把金姑媽弄得渾身輕鬆完像一交跌入雲霧裏一般，祇覺得身子異常的輕浮，舉手也無措置了。好得這幾個響頭震醒了

她的腦經，慌慌忙忙的扯住了他的衣袖道：「免了罷！免了罷！於是拖了這個塌眼凹鼻的兒子過來見了哥哥，又把姪女喚過來見了新親，鬧鬧哄哄，一直鬧得初更時分才分了手。這麼一來，新衣舖的小開便進身有地，直接和金姑媽要求了，金姑媽這時才明白祝壽認母的把戲，乃是一個妙計，倒使得她推辭有些不可能了。沒奈何便直截痛快的向他說道：「我的姪女雖然說是寄居在我的家裏，好像是我親生的女兒，所以對於她的終身大事，我也不得不加以考慮，既然你已看中了她，做寄母的那可不幫忙成全你呢？不過我有一件心腹的事兒，如其你能夠答應得下，什麼都不成問題的。新衣舖的小開一聽事有挽回的希望，也歡喜得叫他奇母金姑媽說出來罷！本來是母子情份，什麼都可以說的，非但日後是親上加親，更不可以吞吞吐吐的。金姑媽便把自己後備計劃說了出來，似乎因為自己的兒子生得品貌不揚，口舌不清，將來是不出世的，自己的老茶那就沒有靠托了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那末祇有希望在這個姪女婿的身上了，新衣舖的小開滿口答應，金姑媽便喚他去央媒來說親，這個媒人倒是兼職證人，雙方訂定了口頭條約，每月由新衣舖的小開貼給她家用，除了這個最重要的生計問題之外，其餘多是官面文章，比不得簽訂什麼辱國條約的這般嚴重，隔不了多少日子，便把這個如花如玉女吹吹打打的送了過去，這麼金姑媽的稱呼也響遍了起來，而且她的生活也有了着落，閑文瑣事也格外的多管了起來，今天徐小麻皮問到她，金姑媽當然比一眾人更

詳細，就把徐小麻皮昨天晚上進來的情形先說了一遍，然後說姜大哥疑心你走了不規矩的路，恐怕日後給官廳知道了後，鄰居也有聯保的責任，非但當事人吃了官司，就是他也要陪你坐上三年五載的，於是不問青紅皂白，報告了警察所，警察所得知你們都是朋友，便把姜大哥辦了誣告的罪，多則一年半載，少則也要三個月哩，你想這不是飛來橫禍，惹事遭殃麼？無怪姜大嫂這般的苦惱了。徐小麻皮聽了之後，才明白早上的一回事，原來是他們搗的蛋，這也是理所應得，可憐不足惜的。他笑了二聲，便回過來已見梅浪波平躺在軟床上由二個伙子抬了出來，他忙過去說道：梅……梅先生！你走了嗎？江香筠搶上前來接口道：徐大哥勞神了你。回頭再來謝你吧！徐小麻皮忙道：這怎麼話！服侍得很不週到的，很是待慢。梅浪波看着他的面，顯出絲絲的笑意道：徐大哥！你有空常常到我那裏來罷！徐小麻皮安慰着道：梅先生！我當然要來探望你的，你安心的養病吧！於是大家招呼了一聲，一簇人都出了徐小麻皮的院子，直抬到江香筠的家裏，便在書房間裏的榻上安頓了下來。江太太這時看得心也有些酸了。一個強強健健的青年人，怎會變得不成人形了的，她話也說不出，祇是淚潢潢的跟在一衆人的後面瞧着，就是這位聰明活潑的江大白，平常縱縱跳跳的嚷着唱着，一見了梅浪波總是歡喜得手舞足蹈，親熱地喊着大哥長，大哥怎麼的，今天小心眼裏也不明白抬進這個恐怖的人來，究竟是什麼人。老是扯着江太太的衣角，輕輕的問道：媽！媽！他是誰

啊？江太太也輕聲向他說道：乖，你不要嚇，他是你的大哥，他給人打壞了呀！江大白看看各人的面上沒有一點笑容，情勢很是嚴重，也就不多作聲，祇在人縫中偷窺榻上一眼，見他大哥祇是皺緊了眼睛，也不願多看了。一會出診的醫生便吩咐他們離開書房，是要診察梅浪波上下身的傷勢，於是一簇兒全退了出來，裏面祇賸醫生和季漢中馬春暉三人，經過十分鐘的時間，才喚江香筠江太太進去說道：梅先生的傷勢非到醫院裏去施用手術不可，因為全身內衣已被血污膠住了撕不下來，況且這裏設備不全，不能施術的。醫生既然這樣的說，當然祇有送進醫院裏去了。便由原班伙子直送到德心醫院。江香筠拿了一些錢，又和馬春暉季漢中趕到醫院裏去辦理入院手續，家屬方面由江香筠代表了自己姊妹，也就沒多大麻煩，醫院裏祇要有人簽了字，其餘多不生問題的。江香筠一看事情已完畢了十分之九，便向馬春暉季漢中道：好了，事體已經勞了你們一整天了，你們還是請便吧！本當想在家裏請你們用飯的，現在事實上也不能夠了。讓我進去看他施用手術之後的情形怎樣，我也要回家去休息了。季漢中到了這時，一提起午飯，肚子裏便覺得餓餓了起來，於是向馬春暉說道：好！好！祝禱他安然無恙，明天還要來和他搽天哩。馬春暉米米的立着不動，意思似乎不願馬上回去。江香筠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又向他說道：你也可以回去休息了，趕來趕去很是乏力的，你在這裏，也沒什麼事情了。還是去吃了午飯，再到這裏來吧！馬春暉才不再猶豫，和季漢



一同走出了德心醫院，分道回去。江香筠重新回到賬房門，問了房間的號數，是住在第一療養院二樓三十四號。便回身進去，繞過了花園，才見一幢三層樓法國式的紅磚的洋樓，石階上立着二個白衣天使的女看護，閑着無事的瞧着園景，她便走上去問了一個說，女看護便領她到了二樓，這裏是二等病房，常常有二個女看護值班的，領她上去的女看護又問了值班看護一句：便由樓上的女看護領到三十四號，江香筠一到之後，醫生便向她簽了字，茶房又過來換了一只支光很足的電池，先後從門外走進四個看護士進來，手裏把着白瓷的盤，盤裏盡是大刀小刀又鉗等類的剖割器具，江香筠知道是要施用手術了。一會兒醫生在梅浪波臂上打了一針迷醉劑，隔得不久，梅浪波便安靜地似乎像睡熟的一般，醫生便和護士們七手八腳的代他脫去衣服，最後露出了襯衣襯褲，江香筠一見了隱出來的班班血痕，嚇得肌髮直豎，身子也戰慄了起來，醫生又用了一把銳利的剪刀，東一刀西一刀的剪了一會，然後又敷上一種藥水，便用出大刀闊斧的手段來，一塊塊的撕着，一揭露了襯衣，血肉模糊的嚇得江香筠哇的一聲叫了起來，忙回頭用雙手遮瞞了眼睛，這時不知那裏來的一股酸辛，竟會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，害得醫生忙吩咐看護士把她扶了出去，站在平台上面，看護士倒也明白她的內心，安慰着她道：小姐！你靜一點兒！他受不了多大痛苦的。說罷又回身進去，輕輕地闔上了房門，江香筠還想進去看看，可是門已關了，推不進去，一個轉身便四肢無力似地靠在門

上，眼淚便像斷線似地掛了下來，假使沒有這門板給她靠傍，恐怕要軟癱下去，她從來不曾見過這般可怖的情狀，也從不曾見過赤裸裸的血肉，今天眼見了這般慘狀，而且這慘狀是在她表哥的身上，怎不嚇得胆裂心驚呢？她呆呆的想，又想到浪波受刑時候慘痛，當然勝過在眼前，或使是死死生生的曾經到過鬼門的關上，重複回了過來，這般吃人不見血的魔障，居心真比豺狼都不如了。爲了兒女的私情犯不着用這樣惡毒的刑罰。江香筠想到這裏，使自己怪怨了起來，我早知道楊湘雲有着這個惡毒的舅父，我何必從中牽這個絲蘿呢？害得浪波吃了這麼苦楚，我怎樣對得住他呢！他也是我的心上人，如其他不介紹我那馬春暉，我不介紹他的楊湘雲，怎會發生這種天大的禍事，我們或使依然花好月圓的長伴在一起哩！終究這個情海茫茫，陷入進去，脫不掉沉沉浮浮，有幸有不幸啊！江香筠想了一會，愈想愈是難過，嘴裏也就唧唧唔唔的說道：我怎樣對得住他呢？我真是一個罪人啊！一邊說着，一邊信步走到平台欄杆旁邊，她便拭着淚眼，閒望着落霞孤雁，迅疾的飛着鳴着，園裏的景色，祇有幾朵不怕風霜的秋菊，在這個淡灰的夜幕下，紅紅黃黃，巔巔巍巍的搖擺着！其餘全是像病後的肢體，枯敗得在風旋裏索索的唱着悲曲哩。江香筠正在自責的時候，房門唧呀的一聲響，四個看護士先後退了出來，她忙搶步走了進去，醫生又安慰着道：江小姐！這位先生經過手術之後，情形還好，傷勢雖然很重，但是祇要今夜熱度不加，可以沒有甚麼險像了。江香筠

祇是點點頭，過去揭開白單被來一看，身上赤條條地沒有一絲穿掛，除了胸腹二腿用着紗布包裹之外，其餘是沒有變態。江香筠看到下部，她忙把單被給他蓋上了。醫生又吩咐她不要驚擾他，讓他平平安安的睡吧！說着便走了出去，江香筠呆站在平台上瞧着遠處的夜景，心裏又想着醫生的吩咐，萬萬想不着對面走過一個人來，竟向她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

## 第十一回 離愁別恨沉疴難挽 運蹇命薄同病纏綿

# 江

香筠立在平台上正在沉思的時候，忽聽得身後有人喊她道：江小姐！你什麼也在這裏？她忙回頭轉去一看，心裏也不覺奇怪着道：菊香！你……到這裏來看誰啊？菊香

不等江香筠說完，早伸起粗糙的手掌，拭着二眼眶流下的眼淚道：我是在這裏服侍小姐的。小姐病得很是厲害，沈醫生醫治得沒有方法，便送到這裏來。江香筠聽了她的話，便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輕輕的問道：湘雲病得很厲害麼？她什麼要病呢？菊香噙着氣道：小姐自從聽得梅家的少爺給舅老爺捉了去，就像瘋顛的一般，起初和我奶奶拼死拼活的鬧着，要她母親去向舅老爺討一個情，奶奶這事情是老太太的主意，礙着長輩的面子便拒絕了小姐的要求，說是舅老爺的脾氣向來很壞，這個釘子是不能碰的，而且這麼的事情，老太太早已警告了奶奶，如其小姐嫁了姓梅的，忍可把骨肉的情份斷絕的，這樣的原因，像我做了頭的代小姐想

想，理應明白奶奶苦衷，和梅少爺斷絕了來往，一方面等待老太太故世了之後，再可以重新商量，到了那時，中間也少了一層阻礙，或使梅少爺也有了職業，豈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？無奈我家小姐天天的鬧氣，有時候哭哭，有時候一天不進茶飯，老太太眼睛雖然不見，耳朵倒很聰敏，聽了這樣的哭鬧，更使她老人痛恨，現在舅老爺做官回來，加着這個鬼靈精的表小姐，不知在舅老爺那裏說了什麼話，害得梅少爺吃了這樣的苦頭。小姐一看到她母親也最怕舅老爺，想這事已到了緊急的關頭，她不顧利害，一氣便撞到舅老爺駐紮兵隊的關帝廟裏，恰巧我出去買油醬，等我回來，奶奶便吩咐我趕緊去追她回來，那時我不知道到那裏去找她，也不知爲了什麼事，鬧得這個樣子。後來看見梅少爺的朋友，便知道她趕到關帝廟裏去了。我趕到那裏，祇見他們七手八腳的把小姐搭在藤靠椅裏，舅老爺也氣得虎起面孔，便吩咐我揹她回去，回來之後，便一病不起，嘴裏含含糊糊的說着夢話，晚上又嘔了一口血，前天去請了她寄父沈綺雲來，說她是氣病，吃了二劑藥，也不見得有效驗，醒來的時候，祇是說着梅少爺這樣那樣，昨天形勢突然的變換，老是昏睡，茶水和藥一些都不想喝了。奶奶急得沒了主意，和沈先生一商量，於是送到這裏來了。江小姐！你想奶奶和小姐等住在外婆家裏，得到這種拘束，真是說不盡的苦處，化了自己的錢，還落了一個可憐她們母女倆的名聲，你想氣不氣呢？江香筠聽了菊香的話，想不到湘雲會有這般的情義，爲了心愛

的人自己患了這樣的重病，真也是一個多情的人；環境如此，何怪她要默不作聲了，事情已到了這般地步，將來不知他們怎樣來收拾哩！想到這裏，便迂緩的說道：然而氣也無益的，總究做長輩的不肯原諒子女，也是奈何不得的。菊香道：是啊，小姐又是一個固執的人，現在生着這種病症，據醫生說是醫藥也不會有有效的。這說甚麼心病是要心藥醫的。江小姐，我是不懂這一句話的，心想醫生能夠摸着了病症，却爲什麼沒有這一種心藥呢？菊香含淚忍悲的說着，說到心病心藥的話，聽得江香筠滿腹愁悶，一面憂靈，不禁暗暗地說道：真是一個癡丫頭。於是微微地向她笑道：你小姐住幾號房間裏？菊香伸手向左面指了指道：末底第二間；江小姐過去看看她嗎？江香筠搖搖頭道：今天時間來不及了，改天我來望她吧！你回去先代我問問她的好，勸她事在人爲，不要過於病壞了身子，就是梅先生的事，也不必過於憂急，他已很好的回來了。假使日後有了機會，總有相見的一天的。菊香！你就這樣向她說吧！說我希望她早一天痊愈，那是多方面都很安心的。江香筠一句句的說着，菊香頻頻的點着頭。嘴裏答應着知道，曉得，是的，一片話。最後又側身過來向三十四號病房看了一眼道：江小姐你來望誰啊？她似乎記起江香筠爲什麼也到醫院裏來。江香筠心想還是告訴她真話好呢，還是編一個謊！遲疑了一會，正想要回答，菊香丫頭自作聰明的說道：江小姐！不是梅少爺也在這裏嗎？江香筠忙搖了搖頭道：不是的，我是來探望一個老同學，來得很是

不巧！她正睡得很熟的，等一會我再進去看看她，如其仍然在睡着，我改天再來望她了。菊香很相信江香筠說謊話，便向她說道：那末，江小姐！我要走了，如其你明後天再來，便道來看看我家的小姐。江香筠應道：那是我一定會來望她的。說着，菊香竟是走到末底第二間的病房門前，又回首來看了江香筠一眼，江香筠又向她點了點頭，一會便進去了。江香筠一看時間已近七點多了，家裏還沒有一個人到來，就是馬春暉剛才還有留連不去的意思，這時候還不曾來看過一次，她一邊想着，一邊走進梅浪波的病房裏，向床上看了一眼，梅浪波依然躺着，二眼微瞌，鼻孔微微的一掀一掀，面孔現了一些淡紅。江香筠走近去按了一按額角，手掌心裏覺得有些濕熱，情勢似乎有些發熱的樣子，她便呆坐在病床的床沿上，又回想到過去以前的事情了。她迴腸九轉，總離不掉現在的同情，過去的悔恨，加着她今天一個人陪伴着他，愈要想起這個失信的馬春暉來，又把他們兩個影子在腦際裏盤繞了一週，馬春暉的影形便隱隱然的淡了下去。呆想了一會，醫院裏的茶房端了一盃薄粥進來，還有二小碟的粥菜，笑嘻嘻的向床上看了一眼，又向江香筠問道：這位先生睡熟着嗎？不知道可要喝一些粥嗎？江香筠便立起身來說道：我看讓他醒來之後再說吧！放在這裏也要冷的。茶房應了一個是字，掉身出去，江香筠本來愁沉思，也忘記了肚餓，現在見了粥菜，便覺得有些飢餓，於是便喚住了茶房道：你慢走，我問你這裏廚房可有吃的沒有？那茶房側過身來答道：有的

有的，小姐你要用些什麼？不過這裏現成有的是客飯，炒飯一類，麵點是不備的，假使要喝牛奶麵包，也有現成的。江香筠想了一會道：你就給我燒一客蛋炒飯來吧！茶房點了點頭道：是肉絲炒呢，還是牛肉炒呢？江香筠道：隨你們便吧！茶房答應了一聲，走了出去，江香筠過去闔上了門，回身轉來又坐在梅浪波的床上，又在他額上按了一按，忽然梅浪波囁語着道：你纏住了我，叫我怎麼辦呢？江香筠嚇了一跳，忙把手腕縮了過來，面上顯出又驚又羞的神色。輕輕的說道：我幾時來纏住過你呢？說着又不禁暗笑道：他說的是夢話，我怎麼會當他真的話呢？可見他的熱度很高，醫生剛才說過，如其今晚熱度不增，是沒有多大危險的，現在看他這樣的囁語，還是喚看護進來，叫他診察診察，於是走到壁旁，把掛着的電鈴機括捏了幾下，不一會走進一個女護士進來，輕輕的問道：有沒有事啊？江香筠便把梅浪波發熱的情形告訴她知道，她便向梅浪波臉上看了一下，從身邊摸出一支量熱度用的錶尺出來，插到梅浪波的嘴裏，又安慰了江香筠幾句，喚她不要焦急。醫生雖然是這樣的說，但是熱度稍為增加一些，那也無關緊要的，因為施用了手術之後，必然有這個反影的。說着又向她細細的看了一會，便笑着問道：這位是你的赫司引恩嗎？江香筠給她這樣一問，問得她內心一陣陣的熱燥從面上現了出來，含羞的搔着頭道：不是的，是我的表哥。那女看護又自然的笑道：是親戚，一個人有了病痛，能夠有親近的人來看護，那是比我們在這裏服務還要舒

這一點，那末這位先生的家屬不住在本地麼？江香筠道：祇有一個父親，恰巧又在病着。女看護道：噢！那是你理應該盡一點親戚的義務了。說着把熱度錶拿出來看了一看道：不要緊的，不要緊的！祇有一百零二度。江香筠聽了她的話，也就安心了不少。女看護擦淨了錶，向江香筠說了一句不要焦急，自願自的去了。一會蛋炒飯也送了進來，她便在房裏用着，等到碗筷收了出去，她母親江氏也來了。她問江香筠施用手術後的傷勢怎樣？江香筠的腦際裏又顯現剛才恐怖的情狀來，嗚嗚咽咽向她母親哭訴了一回，江氏也輕輕地嗟嘆着道：這裏的人倒有回生之望了，但是你祖父的病勢倒很危險的，我下半天和大白去探望他，他眼神也疲乏得掀不開來。氣喘還帶一些咳嗽，心裏老是要想見一見浪波。我便安慰他不要焦灼，好得浪波沒有多大的病痛，祇不過是受了驚嚇之後，略爲有一點寒熱。他說既然有了寒熱，竟可以回到家裏來的，爲什麼不來見我呢？香筠！你想這樣叫我回答怎麼呢？後來給我想到一句話，便瞞過了他，說是浪波雖然出了危險，行動還不能自由，所以住在我們家裏，等到風平浪靜之後，再回家來不遲的。老人家似信不信的嘆道：你的話我祇可當你說的是真話，不過依我想孩子這回已吃盡了苦頭，不會太太平平出來的。說着又喘得不成樣子，今天李醫生說他沉疴難愈，不過拖延一些時日而已。香筠道：給大哥知道了後，又要急得不堪設想了。江氏忙按住她手掌道：這事萬萬不可對他說的，已經受了痛苦的人，怎可再給他刺激的。母



女倆說了一會，大白修醫了他母親的身跟，骨絡的眼珠祇向着梅浪波看着；後來江氏便囑咐香筠，今天晚上陪他住在這裏，假使明天好了一些，你再到姑父那裏去走一趟，安慰安慰他老人家。香筠也有此想，便陪江氏出了房間，直送到樓梯旁邊，忽聽得下面有人問着姓梅的住在幾號房間的話。江香筠細辨那個人的口音，很是相熟，認定是浪波的友好，便插口說道：你上來罷！接着那句話，樓梯口已現出一個穿短衣的人來道：你是江小姐嗎？江香筠道：是的，你是誰啊？那個人便三脚二步的走了上來道：我是徐小麻皮，來望望梅先生的。江香筠笑道：不歡當的，又要你操心走了一趟。江氏很是詫異，心想浪波怎會有這個朋友的。正想要問香筠一聲，香筠便笑着指着徐小麻皮說道：這是浪波哥哥的好友，昨天出來，還虧徐大哥抱他回到家裏，今天早上又幾幾乎鬧到警局裏去，這都是爲了大哥的事情，鬧得他們賢夫婦心神不安。徐大哥真是一個難得的好人。江氏一聽她女兒的話，才知道徐小麻皮雖然是一個穿短衣的人，倒是一個忠誠的義氣朋友，於是也就感激着說道：徐大哥真是浪波難得的朋友，讓他痊愈之後，要報報你的恩德的。徐小麻皮哈哈的笑着道：老太太真會客氣，我們粗笨的人是說不來客氣話的。我祇知道梅先生是我的恩人，他受了冤屈，我不能身代，心裏已很難過了，還說什麼報答不報答的話。說罷又呵呵的笑着，江氏和大白爲了天已黑暗，不便多說，便和他點了點頭，謝了幾聲，竟自回去了。江香筠陪徐小麻皮回到病房裏，江香筠

便問他怎會知道梅先生住在這裏的。徐小麻皮便向她說道：我先到你們府上，一問你家老媽子，說是住到醫院裏去了。我起初心慌意亂又問她醫院叫什麼名字，她却回答我不知道。我回了出來，想想本城祇有四家醫院，找一個人總比杭州上海容易的，於是撞到湖州醫院，問了一個信，說是沒有姓梅的進來，從湖州醫院裏出來，才記得上午季先生和馬先生說過是德心醫院，所以到這裏來。一問就給我問到了。說着又呵呵的笑了兩聲，這笑聲却驚醒了昏睡的梅浪波，二手一伸，病床便格格格的響了起來，香筠和徐小麻皮忙回頭一看，祇見他皺眉搖頭的很是難過，香筠便走近去輕輕地安慰他道：大哥！你耐一些痛苦吧！醫生說是皮膚外傷，沒什關係的。徐小麻皮也接着說道：靜養幾天，一定可以復原轉來的。梅先生你安心一點，凡事都是天註定的，劫難是每個人免不掉的，能夠有重生的一天，總算這輩狼羣狗黨還有一些人心。也是你家祖宗積德，九死一生還轉來，過去的也不必去煩躁他，保重身體要緊。梅浪波向他點了點頭道：徐大哥！我並不在想過去的一切，祇因我自身的遭難，還牽連到自己的老父，爸是愛我的一個人，我幹了這個不名譽的事情，使他老人家氣惱，假使健在的時候，這時恐怕要來看我了。江香筠聽到這裏，便接着說道：你這麼的情形，還可以給他老人家看嗎？老人家知你進去的幾天，他很憂急，今天媽去報告他，說是你安全釋放出來，他很快活，因為現在你不能見他的面，媽便造了一個謊，說是你行動還得不到自由，躲避在

朋友家裏，一待釋疑之後，就可以回到家裏去的。大哥！你是不能給老人家看的，看了反使他心痛呢！江香筠以謊說謊，虧她說得很是圓活，梅浪波聽了之後，也覺得很有道理，就是一字不知橫劃的徐小麻皮，聽了也很佩服道：對啦！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愛子的心，誰都一樣，好得時日不久，就可以見面的。時候已晚，我不能陪伴你了。明天再來望你罷！梅浪波很是感激他的熱心，謝了幾聲。江香筠便送他到了房門口，回了進來。梅浪波便向她說道：香筠！你也可以回去了，今天爲了我很是辛苦，還是早一點回去休息罷！江香筠道：我是不預備回去了，今晚上陪你一夜，假使你明天痊愈一些，我也放心了。梅浪波道：那是不好的，你媽不要惦記的吧？香筠道：媽已到過這裏，她也贊成我陪伴你的。梅浪波便點了點頭，江香筠又問他要不要喝一些粥？梅浪波說是要喝一些，於是江香筠按了一下電鈴，喚茶房進來吩咐之後。一會兒端了進來，江香筠很仔細地服侍他喝了。又喚茶房來擱了一張帆布小床，這一夜他們倆談談說說比健在的時候更爲熱絡，一個是患難知音，一個是在重贖前愆，後來說到楊湘雲的身上去，梅浪波總是唉聲嘆氣。江香筠又責怪自己以前的認識錯誤，使得兩方面都受着痛苦，推本求理，總之是青年認識力不夠，陷入這個泥淖中去。後來梅浪波鑒於自己的前車之鑒，逐步說到馬春暉的身上去。委婉勸他們早日結合，使得中途再不要受到挫折，好得春暉是獨子家庭，馬太太又很聽從他的。就是香筠方面，她媽還不甚明白。

祇要一旦說明之後，她老人家也是新思想的人，也不曾有所留難的，江香筠搖了搖頭，意思對於這事現在是不以爲然了。心想他以前愛我之心，甚於手足，又不願意把繾綣之情成爲眷屬，移受到馬春暉那裏去，馬春暉人品雖好，祇是老人家心裏，滿以爲擇配給浪波，比春暉更其美滿。一則是親上成親；二則浪波是人才兩可，雖然這幾年來無所成爲，但是未來的希望倒是很大。老人家這個心想，有時候在飯後深宵，吐露出來。香筠雖然和春暉廝渾多時，情性雖合，心意纏繞，可是有了老人家這幾句話在心頭，總不免若即若離，維持着一個知交的情誼。今晚上在一個受過情愛刺激的人口裏說了出來，話是說得十分懇切，但是在負有罪愆的人心裏，怎可以認禍福一個事體呢！梅浪波看了她的搖頭默默，又認爲他們中間還有一點小憾，於是又勸說了一番，江香筠總是微笑不答，後來她便解釋不能結合的原理，字字句句都含有一些關鍵，現代姑娘，比不得先前羞羞答答，遮遮掩掩的金蓮閨女。現在是聰明透頂了，應把直說的話，改成了有皮有骨，把真相隱去，說一個表皮，江香筠自認是一個聰明人，想把這語意傳達浪波的耳鼓裏，使得他明白個中的情形，不願使他挨痛受苦，自己却接受了這個溫柔幸福的勸告。忍可同受煎熬，決不再存這個意思了。無形中表示着浪波這次的遭遇，簡直是自己弄巧成拙，咎有應得。梅浪波聽在心頭，又流了幾點淚。這夜過去，下一天浪波的熱度已減，上午由醫生數藥診治。馬春暉依然不來，徐小麻皮帶來一籃蘋菓送給

梅浪波解渴消遣，季漢中也帶了幾本小說來，大家聽了醫生的話，心裏都很歡喜，談了一會，相辭回去，江香筠爲了浪波的襯衣，便告訴他到他家裏去，浪波請她安慰安慰老人家，江香筠答應了趕到梅家，老媽子正從裏面走了出來，一見江香筠，便迎着說道：小姐！你來得正巧！太太也在樓上，而且還有一位小姐，特地從新市趕來探望少爺的。江香筠聽了很是詫異，眼珠子旋了二下，心想新市來的小姐，怎會認得浪波呢？正想要站住問個仔細，老媽子又接着說道：小姐！你上去看看老爺吧！這幾天來，病勢一天重一天，少爺又不能回來，叫我老太婆急得走頭無路了。香筠於是也不便多問，且上去看了之後，自會知道。一轉念間，便顧自的走到樓上，黑黢黢的房間，開得窗門一扇不開，從外面剛進去的目力，一時也看不清楚，祇聽得她母親喚道：香筠！你也來看姑丈嗎？接着又聽得一聲很清脆的聲浪招呼她道：江小姐！好久不見了。江香筠這時候凝神細視，才認得是早幾天在明園書場裏彈唱的陳瑛瑛。於是也笑着說道：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陳小姐！老媽子說是新市來的小姐，倒使我莫明其妙了。陳小姐你在明園裏已剪書了罷！陳瑛瑛立起身來道：這裏已經剪書了，昨天起已在新市春波樓開唱，聽得梅先生安全出險的消息，特地來望望他。江香筠這時也不便說出梅浪波受傷住在醫院裏的話，略爲招呼了幾句，便走到梅季江的床前，梅季江靠在床欄上，形容很是憔悴，病得沒有幾天，竟會成了這個樣子，江香筠是意料不到的。她輕輕的嘆了一聲

姑丈。梅季江風喘吁吁的說道：香菊！你也來看我麼？說着伸出一只左手來在床沿上揮了一揮，意思是叫香菊坐了下來。江香菊便聽了他的話，又向他問道：姑丈！你好些了吧！心裏也不要急，大哥一時雖然不能回來，但是這幾天內已經托了朋友到裏面去疏通了，不久就會行動自由的。梅季江點了點頭道：我也知道他會來的，究竟犯的沒有憑證的嫌疑案，不過他受了這種的苦處，真所謂是飛來橫禍，他早知道有着這個阻礙，何必去自入圈套，早年我也和他說過：爲人子的要察於父親膝下的冷落，早成家室，一方面使我心裏略爲安靜，一方面對於自己外面的交際也可以抹却飛短流長，一個青年人的心理，我也明白你們的，時代雖然叫你們自由擇配，可是這自由兩個字，依然處在新陳代謝的中途，中國能有幾個新思想的家庭，讓子女們去自由擇配呢？何況施家的外孫女，又是一個無父之女，生長外家，縱使她家長允許，也免不了掉週折的，我是明白他們歷史的。你們總道我是不知不聞，我是早已明白了。香菊接着說道：這是大哥也是意料不到的，他們說他是這樣那樣，可是大哥的心裏，一向是認爲朋友關係，假使施家不願意把施雲萍給大哥，大哥未必會強奪過來的，這次事件，外表上他們佔了便宜，可是對於他的名譽上很是不好聽的。揚言說是大哥犯了奸細的罪，實則外面人是個個知道底細的！姑丈！你也不要去想它了，日後大哥自然會回心轉意聽從你老人家的。梅季江嘆了一聲道：回心轉意，可是太晚了。我以前的希望，恐怕成了夢想了！

人家說是抱子弄孫，現在連得我兒子也沒見面的日子了。江香筠道：姑丈！你不要說這樣的話，大哥是早晚會回來的。梅季江撲簌簌的流下二顆清苦的淚來，害得江香筠坐在旁邊也嘆了一口氣。陳瑤瑛也接着勸道：伯父！你何必自己挖苦自己呢？年紀輕的人，總是免不掉這一回事的，終究梅先生的事情，歸之於幸與不幸，假使沒有這個做官的舅父，依我想來也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。江氏也接着說道：陳小姐的話真是說得不錯，命運註定，無可免強的，好得現在平安無事，總算是大大的幸運的了。姑夫！你安心點吧！梅季江又氣喘着說道：你們勸我安心，我怎能安心得來呢？水望東流樹望高，我半生望到現在，依然是父子兩個，就是你姑娘臨終的時候，她也希望我代他早定婚姻，身前多一個幫手，……說到這裏又乾咳了一會，喉嚨裏呼呼的響着，一手不停地在胸口上按擲着道：我是已經成了風中殘燭，早晚是要完的了。江香筠苦笑着道：姑丈！你快不要說這樣不吉利的話，你的歲數又不曾老，不過一時間受了刺激，慢慢會痊愈的。接着梅季江又嘆了幾口氣，江香筠又安慰了幾句，後來老媽子也上來了，喚她拿出浪波的二身短衫褲，打了一個小包，梅季江這時才相信他兒子已經脫離囚籠，面上似乎鬆弛了好多，坐了一會，江氏和香筠陳瑤瑛辭了出來，陳瑤瑛便輕聲的向江香筠問道：梅先生真的在江小姐府上嗎？江香筠道：不！他是在醫院裏。說着又掉頭來向她母親說道：媽！你看姑丈的病勢好不好？江氏皺了皺眉尖道：這種病勢說好不好，說壞

不壞，氣喘病逢着危急的事情，猶如火上加油。這幾天恐怕不會變化的，祇要浪波早日痊愈，他見了兒子的面，或使會霍然病好的。江香筠點了點頭道：媽！你醫院裏不用去罷！讓我陪陳小姐去一趟。江氏答應了一聲，江香筠便向陳瑤瑛說道：那末我們走吧！說着瑤瑛又和江氏點了點頭，便同香筠趕到德心醫院，剛走上樓梯的時候，香筠一眼看見湘雲家裏的丫頭菊香，呆立在走廊拐角的地方，這時她也見了江香筠，戰戰悚悚從衣角裏拿出一封信來，等到江香筠走近身跟，她便笑着說道：江小姐我等了你很久了！你今天又來探望朋友嗎？真是巧極了，假使你今天不來，不知道喚我怎樣好呢？江香筠道：你有甚麼事情呢？噢！我知道了，你家小姐要我去談談罷！菊香笑着道：不！不！不是的，我昨天回去告訴小姐，說你近幾天要來探望她，我以爲她聽了之後，一定很歡喜的，誰會知道她反說是不能見你的面的，昨夜裏上半夜很是平靜的躺着，可是下半夜便東想西想，哭哭啼啼，後來等到奶奶睡熟之後，她便支撐了起來，喚我扶到棹子跟前，坐了下來，又叫我去向看護小姐借了一副信紙信封過來，一口氣寫完了這麼一封信，又哭了一會，早上醒來，便吩咐我在這裏等候你，如其見了你小姐的面，把這封信交給你，一方面還要請你勸勸梅少爺，叫他好好的做個人，不要爲了小姐的事情，氣壞了身體。江小姐信就交給你吧！說罷把手裏的信遞給了江香筠，江香筠一邊嘴裏答應，一邊接過信來一看，信面上寫着：拜煩江香筠小姐收轉梅浪波先生收。



下面具名也沒寫，字是寫得七歪八斜，顯得是一個病人手裏寫就的。她看了一眼，便抬起頭來說道：你家小姐其餘沒有話嗎？好的，讓我去交給梅先生吧！說着和陳瑤瑛向前走到三十號房門口，菊香也跟在後面，江香筠便向她說道：那末你去向小姐說一聲，我隔一會來和她談談。菊香很聰明的拒絕道：江小姐！你還是緩一天來說！因為她說過不願意見你的面，怎可以使她難過呢？我想她這句話是很有意思的。江小姐你想我說的對不對？江香筠便向她點了點頭道：那也是她的心意。話雖然這樣的說，可是朋友終究是朋友，就是現在她不願意見我的面，日後總有見面的日子。也好！你進去向她說：不要爲了些微的小事，冷落了朋友的感情就是了。菊香答應了二句，還自的走過了三十四號，到她小姐的病房裏去了。江香筠一手轉着門鈕，掉頭來向着陳瑤瑛說道：冤家碰着對頭，一個住到這裏，一個也會到這裏來的。陳瑤瑛從菊香丫頭的嘴裏聽來，已知道楊湘雲也住在這裏，不過意料不到湘雲也會病得這樣厲害的。接着她便接口問道：楊小姐也住在這個病院裏嗎？江香筠已把房門開了一半道：猜得一些不錯！話沒說完，祇見梅浪波突着眼珠問道：香筠！她也在這裏嗎？話剛吐出了喉口，一眼已看到跟在香筠背後的陳瑤瑛，便倏又改變了微笑的神氣道：噢！你也來看我嗎？那叫我怎麼敢當呢？陳瑤瑛微笑地走近去道：你怎麼變得這樣的瘦呢？梅浪波道：處在鐵掌之中，那不要消蝕麼？陳瑤瑛皺着眉心，很是惋惜，江香筠把手裏的包裹放在床後，信

也放在底下，轉身來招呼瑤琪坐下，又在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，三個人不知爲了什麼？竟會默然了起來，梅浪波忍耐不住剛才隔門聽了的話，又向江香筠問道：剛才你在門外和她說話的人是不是菊香啊？江香筠點了點頭。梅浪波又道：她來幹什麼呢？江香筠也不便隱瞞，便把昨天晚上碰見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又把今天喚她來送信的話告訴了他。梅浪波便要過信來，接在手裏抖抖的看，看了一會，冷笑了幾聲，慢慢的撕了開來，抽出信箋，祇見蠅頭的小字，寫滿了一張，信還沒有讀，眼淚已滿了下來，可想這字裏行間，定然是心血凝成，決不是幸福的詔書吧！

## 第十二回 賣唱女受盡欺凌 癡丫頭續牽絲蘿

# 浪

波：

可記得芭蕉花開的時候，我怎麼的對你說，月常圓，葉常綠，我倆的情愛，永久像芭蕉的葉樣蔥翠，像星月一般的光明，雨露吹打不了我們的生長，風霜折不了我們的枝葉，相愛，似乎已成了天上的星月，相戀，似乎已配成了人間的鴛鴦，我誓不嫁，你盟不娶，現在景物已非，人事也變幻了。浪波！我再不能說這樣夢囈的話，再不能來欺騙你誠摯的心，我已清醒了，我已清醒這世界永遠是容不了我們，天無緣，地無沿，茫茫人海，

是沒有我們棲居的樂土，我已明白這人海中沉浮的芳女，並不像我這樣的懦弱，這樣的沒有勇氣啊！

你是一個有為的青年，有着赤熱的心，有着無窮的力，你有像山泉沖瀉般的精神，有着像海奔騰似的個性，不能為我像草芥般的一個弱者，湮滅消沉，就是你犧牲一己的所有，也難買我沒有靈魂的軀壳，我是一個沒有性靈的人了，我為了我自己今後的幸福，今後的享受，也為了你未來的前途，使毅然拋棄了你，你要忘去過去的一切，過去我曾給你的友愛，全是虛偽的，那末使我魂夢間也安然了，而你也可以清醒了。

金錢，像是我生命的源泉，以前拜金主義者的話，我是信從了，一個女人必須要嫁一個有錢有勢的人，也不管所從的人老與少，也不管配偶的醜與俏，祇要求享受的奢華，生活的舒適，就是天下女子們鐵律的哲理，避免掉第三者的譏諷，旁人的恥笑。過去我曾對我說過：男女要各求獨立生活的話。我認為你已受了新思想的毒，又來蒙蔽我這個弱者。我並不是在罵你是個騙子，你也是一個思想簡單的人，早已被人蒙蔽了你，我們中國幾千年來婚姻制度的哲理，是如何的可靠啊！

過去的已成了夢，你要擺發你新生的原野，培植你的佳果，我永生的祝福你，祝福你成功未來的事業，你可以忘掉我沒有靈魂的人，向前走罷！

露冷芭蕉秋夜雨，風捲落叶透人心，你不要愁悶吧！要記得紅叶題詩的艷事，深秋也不能說是蕭煞啊！再見。祝你

早復康健！

湘雲病筆

梅浪波一行一行的讀到這裏，面上跟着詞句的轉向，一陣陣的變換，最後他便突出眼珠，哈哈的狂笑了起來，笑得江香筠和陳瑤瑛異常的驚恐，慌忙趕過去問道：浪波！你……你什麼了啊？梅浪波便放下了信箋，微微的笑道：她毀滅了自己，還勸我奮鬥，真是聰明的姑娘呀！香筠道：她說的甚麼話呢？會引起你這樣的狂笑！梅浪波狠狠的盯了她一眼道：狂笑，我爲甚麼要狂笑她呢？浪波這時的情勢，似乎要和香筠鬪嘴的模樣，香筠面上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便自言自語的道：誰和你吵呢？瑤瑛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委，見了他狠狠的面容，覺得他真要動怒的樣子，便勸說着道：口頭的話可以算得真的麼？梅浪波聽了她的話，怒意又頓時消了下去，拿了這張信箋，向着江香筠道：香筠你去看看吧！香筠爲什麼會有這不好意思呢？這因爲是當着瑤瑛的面，吃了這個反問。她並不是不明白他狂笑的原委，也知道他神經的反常。江香筠把信箋接了過來，細細的讀了一遍，覺得楊湘雲這信的用意，無非喚浪波另闢漢徑。此道是已不通了，詞意雖然說得很是動人，可是字中的含意是太使人難受了。她便抬起頭來向浪波說道：這樣也好，總算你們做了一場大夢，雙方面都已清醒了。各奔前程，

那是正式的道理，怎麼可以把兒女的情愛，消蝕去大好的光陰的？你不要爲她愁惱了。浪波淚汪汪的答道：人間總沒有如意的事情，我還要代人苦惱什麼呢？說着便把信封遞給了香筠，香筠把信箋插了進去放在桌上，陳瑤瑛便開口慰問他出險的經過。梅浪波用着遲緩的句語，告訴了她。瑤瑛便向他笑道：事情的嚴重，一時間聽了很是驚恐，但是釋放的容易，也是人所難料的，那天我聽了你被捕的消息，真是急得坐立不安，想你梅先生對待我們父女倆，總算知己了，一個人是要德莫能忘的，我在夜場散了之後，和我爸爸一商量，祇有上新市的一條路，因爲新市有一個叫程大鈞，在吳興太湖一帶是很有勢力的，他本來是安徽人，從小跟家屬到這裏來租種田地的，後來不知認識了誰，加入到太湖裏去，轉展幾年來，仗他魄力的浩大，做事的決斷，逐漸露了頭角，近年來又是時勢造成了他，收了成萬徒弟，於是他的聲名也响了。去年我到新市小樂天開唱的時候，第二天他有一個徒弟叫什麼殺坯張三的就和場東吵了起來，原因說是不曾去拜謁這位程大鈞，不能在這裏開張的。我那時也一時氣脹，第三天依然開唱，誰知這個殺坯張三的到了下一天約了許多打手，擠擠鬧鬧的假裝着來聽書，我一走到台上，望下去儘多是瓜皮折帽東歪西斜的塞個水洩不通，其中也有四五份的正式聽客，宛像插在人牆之中，我知道今晚上事情不對，要想回身進去通知一聲場東，身還沒有轉過，已聽得「到那裏去」的四個字，連說了兩聲，我明知道事已成了僵局，

就是通知場東也沒有辦法的，落得鎮靜心神，看他們動靜吧！鬧篇之後，就開唱正書了，立意很好，可是心神總是安穩不下，一個別扭，口頭打了疙瘩，要想重振精神，早給他們一陣哄笑，竟把我鬧成了啞吧，這樣一來，更其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，一聲吆喝，早見茶壺茶杯雪片似的從台下飛了上來，乒乒乓乓又隔離着聽客們的叫喊之聲，嚇得我呆了半晌，後來我的媽從後台搶了出來，把我拖了進去，好得擲來的茶壺茶杯，他們用意並不是一定擲死了我，乃是助助聲勢，鬧鬧玩的，不曾着了一下，總算幸事。後來他們找到了場東，數說我這樣的唱書，怎可要人家的錢，場東便沒奈何賠了許多不是，依然是鬧哄哄的一團糟，這時警局得知了消息，派來七八個弟兄來彈壓，這麼一來，更是惹起了他們的咆哮，說是我們倚仗官勢，故意要和他們作對，然而我們吃走江湖飯的人，那個要沖犯地方上的人啊！巴不得結好他們，籠絡一些感情，使得聲名宣揚，場場客滿，無奈他們居心胡鬧，有嘴也難辦了。然而警局到場，也認識他們是地方上的大亨，祇有好言勸慰，沒有驅散的權力，經過場東和警局裏的調解，說定由我出面，擺二席酒消消他們的氣，這樣才算風平浪靜，沒生事端，在江湖上吃飯的人，總是忍氣三分，讓人便宜的。下一天在東和樓請客的時候，我到的時候大約已吃過一半，總算承他們的不棄，安慰我不要驚恐，日後發生什麼事情，自有他們出來料理的，誰知將到席散的模樣，這個程大鈞帶了四個親信徒弟，大模大樣從樓下走了上來，殺

坯張三一見了他，嚇得面無人色，戰慄慄的上去喊了一聲老頭子。程大鈞鼻孔裏哼了一口氣，劈頭就向他說道：你做得好事，我一向信任你是一個光棍的人，那知道你會吃到自己的頭上來了。我問問你，今天那個擺的酒，請的客。殺坯張三便吞吞吐吐的從實告訴了他，說是我請的客，程大鈞一聽便向他罵道：虧你吃了如許年的白相飯，竟會瞎了眼珠，沒了心肝，吃到自己的頭上來了。早知道你是個沒出息的東西，我早已收拾掉了。這時的殺坯張三比不得昨天晚上鬧的聲勢了，高聲叫罵的神氣也不知到那裏去了，祇是嗯嗯的在喉嚨裏咕着氣，連正眼都不敢向他老頭子望一眼。低着頭躬着腰，宛如基督教徒在禮拜堂上禱告一般，恭恭敬敬佇立在程大鈞面前，程大鈞用着官面堂皇的話調，向他數說了一番，後來由跟從程大鈞來的幾個師兄弟，向着程大鈞討了一個饒，程大鈞才忍住了氣，喚他們帶了殺坯張三到響堂裏去跪三個鐘點，懲罰他的後來。殺坯張三哭喪着出去之後，回頭見二桌上的吃客，都溜得一個沒有了。總算是他們知趣，沒曾受到臭罵。湯東是認識他的，便過去打了一個招呼，說是今天的酒席是我竭誠請他們的，並不是他們鬧出來的。程大鈞便向我看了一眼，媽便拉我過去見了禮，程大鈞便向我們安慰了幾句，說是自己平常放縱他們，才有這種不爭氣的事情發生出來。並且喚了堂倌過來，問他們酒菜有沒有付清，堂倌也從實說了。程大鈞便叫他們另外燒了幾樣菜，請我們一起用飯，一方面是他賠我們不是，一方面說是大家小飯小

飯，我們也知道不能推却的，而且他這樣的給我們面子，我們怎可以不領情呢？於是重又圍聚一桌，興趣倒也不錯，先前我要燒我的錫箔灰，現在是吃的上風宴，心中當然很是快活。席上場東便向他道歉道：本來早到你府上來拜謁你，因為我是初出茅廬，還有些面嫩，而且在這裏開唱，也不過試試我的生意號召力怎樣，假使生意不錯，然後訂約正式開書，所以疏忽了這點，不曾來請示你老人家。程大鈞一味的客氣，便向我問長問短了好些時候，我起初對於白相人的影像，總當是專事敲詐，欺壓良善的壞蛋，誰知這時才明白白白相人也有好壞的！好像官府裏的人一樣，愈大愈是客氣，愈小愈是凶橫，俗語說大王好見，小鬼難當，這話是說得很有意思的。心境一好，口氣也變了，程大鈞聽了我的話，很是歡喜我，說要揀一個吉日，收我做他的寄女，到了這時，無所謂同意不同意，媽早一口應允了。場東也歡喜得什麼似的。飯後他便付清了連我們請殺坯張三吃的二桌酒賬，又還了場東所付的定洋，我們推讓了再三，他說是不能做慣規矩的，堅執不收。我也明知他是一個漂亮的人。便過去謝了幾聲，省下了這筆費用。第二天他送來了一方軟匾，抹抹我的場，並且每場派來一二個徒弟，照管照管場子。他這樣的對我，我們也不得不上他的門，備了幾樣禮物，我們母女和場東一起過去，他歡喜得什麼似的，這晚上就燃起了大紅蠟燭，拜他為寄爺，自從我在下場的時候，三天裏二天總要到他那裏去走動走動，這樣便知道他的生平歷史，以及他的勢力，他



也曾對我說過：假使在吳興太湖一帶如其發生了天大的事情，儘可以告訴他，他會有力量來料理的。所以這次你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我下一天就趕到他那裏去，一問了他，他說施保真也是他的門徒，他問我爲了甚麼事情，這樣的急忙到來。我便把你遭難的事情，從頭說了一遍，說是你……陳瑤瑛說到這裏，便羞答答的低倒了頭，面紅紅的聲音也含糊下去。梅浪波和江香筠究竟是見貌辨色的人，當然明白她不說下去的隱情，直到浪波問她以後這樣呢？她才含笑着說道：他一聽我是自己人，便問我這種事情是不是另外還有枝節，我便說假使有些枝節，總不能這般做的，而且被拘的人並不是地方上的無業流民，實在不參加甚麼政治的。程大鈞聽了我的話，便打來一個長途電話，問他爲什麼騷擾人民？施保真便數說你是誘拐他的外甥女兒，使得她們家中老小不安，程大鈞回頭來問我知道不知道這種事情，我便向他說道：我們是自己人。那裏不知道你的性情，就是認他的外甥女。也是介紹轉來的朋友，不能誣算他是誘拐少女，破壞她們家庭的。程大鈞仰叮囑他立刻釋放，假使有什麼三長二短，由他負責。事情完了，他便問我怎樣認識你的，我便捏造說是母親方面談起的事情。說到這裏，江香筠便笑着說道：這事陳小姐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，救出了人，還送了一個便宜給他。梅浪波一聽這個原委，才知道這般迅速出來，其中的救助，還是這位多情的姑娘救他出來的，心裏一陣感激，說不出的歡喜，祇是流出二點歡喜的淚來道：瑤瑛！你這種再

生之德，叫我怎樣來報答你呢？瑤瑛搶着說道：你不用說這樣的話，過去我們一門受過你的好處，也是數說不盡的。江香筠也插嘴說道：患難相共，這是知己朋友應有的常情，不過像這麼的事情，假使沒有陳小姐走通這條路，倒是一件很危險的。施保真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武夫，那裏懂得人民的輿論。瑤瑛道：這種人假使順從了外面的輿論，也不會作出這種野蠻不講理的事情出來了！總之時勢造成了他的地位，奈何不得他的，好得他是個目不識丁的東西，如其是一個一知半識的人，捏造了一些證據，那倒是弄假成真了。江香筠說道：好得你說自己是自己人，總可以有挽回的餘地，程大鈞不看浪波的面，也要給你寄女兒一些面情的！我要說一句笑話，夫妻總是一體的吧！江香筠這句說得陳瑤瑛雖然在笑，可是一種羞赧的神色，滿現在嘴角眼睛，梅浪波便向江香筠說道：說說你又要鬧人家的笑話了。我倒要問你，爸爸近來怎麼樣啊？陳瑤瑛不待江香筠回答，就接口說道：我今天到了這裏，就趕到你府上，會見了你尊大人，並且見過江小姐的母親。陳瑤瑛還想要說下去，江香筠恐怕她要說出他父親抱病的情形，便向陳瑤瑛做了幾個眼色，陳瑤瑛便止住不說，香筠接口上去說道：我到的時候，陳小姐正和姑丈母親兩人在談話，於是瞞了你爸到這裏來的，姑丈一見我拿了兩身襯衣出來，心裏很是歡喜，滿想跟我們來見你，我推說還是再等幾天，如其得了自由行動的消息，不是可以回來了嗎？梅浪波很是相信她的話，心裏也平靜了許多。這天陳瑤瑛走了之

後，梅浪波和江香筠談論陳瑤瑛的行動，很是佩服，雖然是一個賣唱的人，倒有很深的情義，能夠犧牲一己的名譽，營救知己，也是難得。江香筠便向他說道：瑤瑛爲什麼說你是自己未來的夫婿，我想其中也有她的意思，甚麼多可捏造，偏要把自己拉入進去呢！她今天雖然說得這樣的坦白，來意是一方面來探望你的，一方面把這個經過事實告訴你，使得你感激她的營救，也要你記住這句未來的夫婿的話，就是說吃開口飯的人都是百無禁忌，無所謂羞醜的，究竟她是一個年青的姑娘，而且在正常的立場上能夠說這一句話，決不是兒戲的。梅浪波想了一想，嘴裏不說什麼，心裏也覺她的話說得不錯，莫非陳瑤瑛真有這個意思麼？唉！人家說是矢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事實可能這樣的做去，但是情根已種，移植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想了一會，便向江香筠面上望去，祇見眼波滯鈍，呆望着自己，一等到梅浪波目光射去，才收束住低着螓首，梅浪波便向她笑了笑，心裏也明白她這種定神凝想的神情，爲的是我沒有確切表白，然而馬春暉對待她的感情，也不能說是猶豫中途，進退兩可，是很有情愴的，爲什麼一念之間，竟把深切的情誼要拋棄呢？爲我而犧牲了他，這成什麼話！春暉是我的老友，香筠認識春暉，也是由我介紹的，我自己的原意，也希望他們日後結成秦晉之好，也完了我的心願，如今她爲了我這次的變故，竟然又要把過去的死灰燃了起來，怎樣叫我對得住春暉，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呢？就是當面不能責問我，心裏是要痛恨之極的。而

且湘雯知道，也覺得我的人格卑鄙，今天雖然寫來了這封信，語句的吞吞吐吐迷離恍惚，言外之意，喚我另結絲蘿，可是推其用意，一則是環境不允許她有所自由，二則自今以後她也要消極下去了，所謂沒有靈魂的話，無非是勸我休了此心，假使我一旦結合，怎不叫她心痛呢？梅浪波想到這裏，便向江香筠說道：瑤琪會有這樣的舉動，我以為一個人是有一種天然的性格，假使忠於國家的人，達到了國難臨頭的時候，含辛茹苦，不辭勞瘁，就是要他的頭，他也肯割捨的。還有一種人是盡孝，對於生身父母，言聽計從，祇要他父母說得出，他總辦得到，甚至割股治親，孝感動天。這也是人之天性所近，各有不同。瑤琪我可以說她是一個盡義，她毀譽是為的朋友，我可以保證她沒有意外之想的，為友能夠這樣的盡力，我祇有感激她的感情，怎可以存這個非非之想呢？縱使她真有這個意思，在於我是沒有這個心行了，西江之水，也難洗淨我這個恥辱了，我得能重見天日，也算是我再生在這個世界上了。江香筠聽了他的話，依然不答，面上現着一些笑意，似乎很滿意他的表白。流光如梭，梅浪波在德心醫院裏治療已有七八天了，因了他本元強固，身體逐漸的恢復了起來，祇有二腿上的傷痕，依然沒有結疤，江香筠初起陪了兩天，後來感於浪波的父親病勢很重，他家又沒多的人手，也就回到家裏好讓她母親過去照料，不過每天下午她總和大白一起來望望他，使他減少寂寞。浪波也不在於此，心裏他所掛礙的，祇是湘雯也住在這裏，而且隔着祇有七八間

房間，菊香也曾碰見過香筠，香筠雖然是推說同學，假使湘雯還要想見一見香筠一面，怎不要到這裏來問個訊嗎？這時候如其我看見了她，又作如何感想呢？祇有早登瘖可，也好早一天離開這裏，免得麻煩了，可恨行動不便，在房裏試走，也要借力在醫院裏特製的拐杖。這天秋陽滿園，從窗外望去，園裏的冬青楓叶，依然很是蔥蘢，草坪青黃，還有幾分殘餘生氣，祇有梧桐的落葉，已枯捲了枝葉，跟着秋風的旋力，索索地在地上飄響着，除了這種蕭煞的秋聲之外，其餘並不感覺到秋意的悽涼。梅浪波在房裏很是昏悶，便想定主意，如其碰見了湘雯，也是值得會一會面的。支起拐杖，一拐一拐的從樓下走了下來，有一位看護小姐是已熟識了的，便在樓梯口望着他笑道：好得多了，今天已能夠走路了。梅先生！你感覺舒適嗎？梅浪波站定了身子，看了看自己的腿道：錢小姐你問我的腿嗎？其他倒沒有感覺，祇不過膝蓋骨裏很是不活動。錢小姐道：這是你不活動之故，慢慢是會恢復的，能夠每天像今天這樣走走，我想不久會痊愈的。梅先生你上那邊園子裏去吧！梅浪波向她笑了一笑，支起拐杖一步一步的走到草坪上去，好久不接觸這天然的景物，心眼裏覺得很有趣味，抬頭看看天空，秋雲飛馳，一陣陣的跟着風向過去，一個受過刺激的人，怎不感覺到時光易過，還可以迷留在歧途呢！及半回頭，重登彼岸，大好青春，未使沒有抬頭的一天，浪波也有這個心想，更把縈繞在心頭的情絲，一撇而盡，信步走去，已到東面的小花園裏，那裏有着幾缸金

魚，也養有幾頭飛禽，一只外國的鸚鵡，見着他一搖一拐的走近，鼓着如璜之舌，哈羅！哈羅的叫了兩聲。梅浪波初聽很是奇怪，什麼這園子裏會有外國人的，仰起頭來一看，才知道鐵架上的鸚鵡，振翅歡迎着他。他笑了一笑，信口也喊了一聲哈羅！那只鸚鵡又叫了起來，哥特，夢林。哥特，夢林，梅浪波不解其意，便在聖誕樹下面石欄上坐下，思索這句鳥語是什麼意思？想了一會，才知道是一句請安的客氣語，禽獸教練得這樣聰明，真是煞費苦心，雖然也是閒情逸致的人幹的，也要有忍耐的精神。像我把湘雲陶冶得這樣的完善，結果是空無所有，雖然她沒有辜負了我，但是我已成了孤鴻零雁了。記得去年秋天，曾經我倆在南門外的龍珠橋畔，看着夕陽卬山的晚景，湘雲唱過一支悲秋曲，詞意很好，情調是很悽楚的，那時我怪她為什麼這樣的消極。她說：風雲變幻，未使沒有被棄的一天，樂觀不能忘去消極。現在這支歌曲我還記得，情形也將成功事實了。歌詞是這樣唱的：秋風起，秋雲低，一片片落葉滿階前，遠望天空茫無際，祇有一只失羣的孤雁，徬徬徨徨向着北面飛，雁啊！你可是同我一般的有人欺侮沒人憐！誰復有真心，誰復有真情，不過是憐你的青春美貌才供他片刻留連，片刻賞鑒，誰來管你春盡秋來，一年老一年。梅浪波伊伊唔唔從記憶裏背唱了出來，心裏也很悽苦，想這事並不是我賺了她的貞操而拋棄了她，不能責備我的薄倖，就是我說她棄我而去，也不能苛責她的，終究環境使然，我們是無能為力的。想了一會，不知從

那裏落下一根枯枝下來，恰巧落在他的頸項裏，他想一無風息，枝幹怎會自落的，於是側過身子，抬起頭來向聖誕樹上望去，不看猶可，一看他忙立起身來退了二步，自言自語的驚奇着道：那裏來的這只猿猴。說着，又見蹲在樹幹上的猿猴，剝弄着樹皮，東一抓，西一爬的忙着，二只狡猾的紅眼，不時向着他射來。他想這個東西也是醫院裏養的，爲什麼他們這樣的大意，沒有給牠拘束呢？想到這裏，便向牠噓了一聲，那只猿猴便縱了上去，隨勢便聽得金屬的聲響，才知道是有鐵鍊鎖住的。梅浪波暗暗的說道：這個東西也要捉弄我，何怪有性靈的人了。剛想換一個地方再去走走，忽聽冬青籬外有着兩個人且走且說道：這裏又沒有花棚，所以花是很少的，就是菊花，也有些枯萎了，那裏去找花呢？說到這裏，那兩個人便從竹籬門口走了進來，一個是醫院裏的看護，一個是梅浪波認識的菊香丫頭，想不到來的時候還防着碰見的機會，誰知事與願違，恰又相見了。菊香一見了他，便搶過來喚道：梅少爺！你什麼這個樣子啊？神情很是驚恐，可見菊香也很關懷他的，梅浪波這時便向她笑道：這是我自作自受，還說他什麼呢！女看護一見他們是相識的，便向菊香說道：喂！你要什麼花，你自己找吧！菊香便謝了她一聲，看護小姐願自的走了。菊香便向梅浪波的特製拐杖打量了一會道：我聽見你已安全出來，怎麼連腳都毀了！浪波拐了一拐，依然坐到石凳上去，撫着拐杖道：這是你家舅老爺的恩典，壞了我的身體，還是他的善心。假使壞了我的心，菊香！

恐怕沒有今天的會見了！湘雲小姐，這幾天可曾好好了罷！菊香很悽苦的說道：梅少爺！不要說起她了。小姐生的病症，真是難話難描的，有時很是清醒，要茶要飯，好像是一個強健的人，有時呢，厲害得瘋瘋癲癲，一連幾夜哭喊的吵着，說她是癡子，可是在清醒的時候，又說得頭頭是道；說她不是病呢！醫生是說她患的是心病。聽說這種病症，必須要忘記心裏的事情，才可以復原的。否則想起了不快活的事情，馬上就要發作的。像今天她是好了許多，說是住在醫院裏總不是事情，費用又大，效力也沒多少，假如這樣拖延下去，祇有害處，沒有益處的。話是說得明明白白，並且她還想着母親的銅錢，祇有流出，沒有收進；爲了一個女兒，十多年來已經費掉不少的心血，成萬的費用，如今還鬧着這種事情，總然是說不過去的。前一個星期我碰見香菊小姐，她說是到這裏來探望朋友的。菊香說到這裏，又疑遲了一會道：梅少爺你早在這裏醫治嗎？梅浪波向她點點頭，菊香又說道：怪不得香菊小姐這樣來去的忙着，那爲什麼瞞過你住在這裏呢？梅少爺！我托香菊小姐轉交你一封信，你已收到了嗎？梅浪波一聽菊香丫頭這二句問話，面上便微微的透出一絲笑意道：湘雲小姐的信麼？我早已看到了。菊香道：小姐向你告訴些怎麼？梅浪波搖了搖頭道：有怎麼話呢！說來說去還是冤枉話嗎？如說是對不起我，可是我也不怨恨她，就是這次你家舅老爺下了毒手，我做了鬼也不會怪怨她一句的。不過事情已到這般的地步，外面的謠言，聽說很厲害，並不



是說我犯了案子捉進去，大都說是爲了你家小姐的事情，這是事實如此，難以抹却，可是我和湘雲的來往，可以質之天日，並沒有什麼不規矩的行動。聽了這麼的謠言，怎能夠還立身在這裏呢？在於你小姐呢！更其是不利的。總之人言可畏，我們是難見世面了。我想你家舅老爺聽了什麼人的話，想把一手撐天了天下人的耳目，做這損人利己的事情，到今天呢！還是損人不利己，而且染了一個很大的污漬，害了我，還要害了自己的外甥女兒，值得不值得呢？菊香聽了梅浪波的話，一句一句的很細心的辯解，一會才問道：外面的謠言，你怎會知道呢？梅浪波笑了笑，道：這是來探望我的人向我說的；就是他們不告訴我，我猜想起來，也不會過甚其詞的。不過話是我告訴你的，你不要去傳給你家小姐聽呢！菊香道：總之一則是老太太固執成見；二則是我奶奶沒有主意，假使她早答應小姐的話，也不會發生這種事體了。聽說這件事情舅老爺本也不知道的，都祇爲那個碧雲小姐早前受了誰的氣，七嘴八舌的在老太太面前搬弄是非，老太太的意思想把你們斷了這個心，那裏想得到給舅老爺鬧得這個樣子，而且湘雲小姐爲了這事，口口聲聲祇求早死！梅少爺！你可不可以去看看湘雲小姐，勸勸她回心轉意？菊香說出事起的原委，作弄的人，原來是前年播弄離間計劃的施碧雲，想她受了這個莫大的恥辱，含恨到現在有這個報復的機會，這也是來因去跡。人之常情，因果如是，何怪佛家所說生生滅滅，不生不滅的話了。受辱洗雪，當然是人之志向高超，可是就

碧雲的報復，並不是梅浪波和楊湘雯有意給她受辱，這也是她咎由自取，知過不改，還要仗她父親的暴力來加害他們，真是卑鄙之極了。梅浪波想想笑笑，覺得醉遊碧浪河的情景，宛在目前，彼時情意融融，笑靨可掬，此時蛇蝎之心，真有些望塵却步，早知女人之心有這樣的變幻莫測，以前在交際場中也可以遠而避之。就是楊湘雯這一封信來，說得滿紙雲章，究竟她心裏鬧的什麼把戲？既然他們存心給我們各自分飛，何必再這樣來多此一舉，說她好意，那爲什麼說這種負心的話，事實已到這個不斷自斷的地步，儘可各奔前程，分道揚鏢了。他愈想愈遠，愈想愈覺得人心險詐，變幻得像秋雲一般的千變萬化。呆呆地默不作答，害得菊香竚立在前，凝視他沉下去的臉色道：梅少爺！你願不願意再看見湘雯呢？梅浪波淡淡的答道：何所謂願意不願意，天下之大，那裏會沒有會面的機會呢？不過我怕會碰見你奶奶的面。菊香道：奶奶每天上午來一次，這裏除了我菊香之外，沒有人來的，你竟可以放心就是；就是碰見了奶奶，也不會說什麼的。梅浪波又遲疑了一會道：那末你先去告訴她一聲，看她要不要見我的面。菊香才笑嘻嘻的說道：她是日夜的在想你，怎會拒絕呢？好！梅少爺！你在這裏等一會，讓我去報一個喜訊給她，再來給你一個回音好吧？梅浪波略爲點了點頭，菊香很快的掉過身去，一步一步很輕鬆的跳着，走到冬青籬口，又回首來望了一眼，很快的回身走去了。梅浪波長嘆了一口氣，心胸裏舒適了一會，心想她能夠寫這麼一封信，

我也去表白我的未來意志，使得她也明瞭我怎麼樣的一個人。

### 第十三回 慈親憂愛子魂歸地府 喜服慰素心香消玉殞

# 梅

浪波以爲這次會見，也好了結這段孽緣，誰知事與願違，橫生枝節，菊香給了他一個滿意的佳音，他便支起手杖，一拐一蹩的從園子裏慢慢的踱了回來，將到病房的樓下，忽見江香筠驚慌失措的從樓梯口奔了下來道：大哥！大哥！姑丈要你去見一見，你馬上回去吧！且說且露出焦急的神色。梅浪波也見到她兩眼眶有些紅昏，加之扶住他手臂的玉腕，微微的抖動，心想事出倉卒，一定不是好兆。便側過頭去問道：什麼事吶？香筠！爸爸有了病嗎？江香筠低倒了粉頸輕輕的嗯了一聲。梅浪波很奇怪的說道：那你前幾天沒曾說起，怎會忽然病倒的呢？江香筠淚汪汪的抬起頭來答道：病是早已起了，祇因爲恐怕給你知道，便瞞過了你，總希望姑丈是受些驚慌，馬上會痊愈的，那知今天的病勢，比昨天更不如了。梅浪波一聽到這個凶訊，神色也沉了下去，嘴裏祇是說着：糟了糟了。一時又呆了過去，江香筠便推推他的手臂道：大哥，我們就走罷！或使姑丈見到你的面，病勢會轉好的。因爲他心裏常常掛懷着你的身體，能夠見到你這麼回來，定可釋去他心頭的重憂。梅浪波點了點頭，掉過身來和江香筠走了兩步，又立住了說道：那末我沒有痊愈，醫院裏是不允許我

出院的。江香筠道：我已經向主任醫師霍維爾先生請求過了，說是你家裏有一些緊急的事情，必須出院一次，明天仍然回到院裏來醫治的。梅浪波道：那末我們走吧！說罷，和江香筠一同拐出德心醫院，坐上人力車，直拉到自己門前，江香筠付去了車資，扶住他跨進大門，時候已經到日沒西山，夜霧迷佈的光景，小別的家院，景象依然，可是氣味已不同了，鼻腔裏聞到的，祇有一陣陣很濃重的藥味，走進堂樓，黑沉沉已伸手不見五指，內廂也靜悄悄沒有一絲聲响，祇有梅浪波腋下支撐的兩根手杖，篤，篤，篤的和方磚碰擊的聲浪，江香筠扶住了他的背部，捱緊走着，到得內院，才看見吃飯間的門縫裏透出兩條光線來，仰起頭來一看，爸爸的房裏燈火點得比往常更強，江香筠乾咳了一聲，樓上似乎聽得了聲音，樓板上起了一些聲浪，吃飯間的門也開了出來。接着老媽子拿着煤油燈，眯着一雙老花的眼睛，從光線下射了過來，才知她自己的小主人回來了，輕輕的叫道：少爺，你回來了，謝天謝地！老爺剛才聽了香筠小姐來接你回來的話，他歡喜得到這時還不曾瞌睡。梅浪波站了一會，老媽子打前掌燈，拐到樓梯旁，江香筠輕輕的向梅浪波說道：大哥，你的手杖聲音輕一些，姑丈祇知道你安全出來，不得知你受傷到這般模樣。梅浪波點了點頭，一步一步用心的捱到樓上。江香筠的母親早在房門口等候，面上雖然顯出一些笑容，但是神色是勉強的歡喜，見了梅浪波上來，過意的提高一些聲音喚道：浪波，你來了嗎？你爸爸已等得很焦急

呢！最可惡這一班狗賊，害得你們住在我們家裏這多天。姑丈心疑我們哄騙了他，急得患了病，今天你回來之後，一定相信我的話了。江太太說這幾句話的意思，一方面先給梅季江一個未見的喜訊，使得鬱結住的心胸先寬鬆了一下。病人的心情，最忌是過份喜悅，過份驚悸，梅季江又是一個氣急病的人，更其是比普通人防備一着，第二使得過去在梅季江面前捏造的謊話，不致暴露了出來；讓梅浪波聽了這個語意，和他父親談起話來，留神一些。梅浪波心裏也很明白，也不多話，急切要趕到房中，但却忘記了支撐身子的兩根手杖，好得江香筠心機聰明，一把早把梅浪波的手臂拽住了道：大哥，你衣裳上拖些什麼啊！梅浪波便踉蹌回首，江香筠借此俯在他耳跟邊道：你把手杖拿了進去，怎不把姑丈要多心呢！梅浪波恍然醒悟，向江香筠微微一笑，慌忙把手杖靠在門旁，可是足力不夠，舉步艱難。江香筠也明白浪波的心意，便攜住了他的手掌道：慢慢的走罷！梅浪波當然多了一個人的支持，一手借力香筠，一手裝着東摸西把的樣子，捱到房裏，走進房門，便喊了兩聲：爸爸，爸爸！好得帳子蔽住了老人家的視線，梅季江沒曾看到他這種步履蹣跚的舉止。梅季江很帶重的嗯了一聲，又有聲無氣的說道：你回來了嗎？真好，我也能夠見到你一面，這真是天從人願，死了也很瞑目了！梅浪波初以為他父親老病復發，誰知一聽這種沉重的聲氣，他心頭半突的一震，眼前像張了一種很濃重的煙霧，喉嚨裏哽咽得透不出氣來，兩手也刷刷的也似抖顫。江

香菊忙扯了扯他的手臂，梅浪波才拼出一聲含有笑意的話來道：爸爸，我回來了，你怎麼會病得這個樣子吶？唉！總是我做兒子的忤逆不孝，害得你老人家這樣的受苦。江氏跟在他身後接口著道：還說起它什麼呢！總之，你今年交進了壞星宿，才有這種飛來的橫禍，幸虧天保佑，沒曾受到苦楚！現在太太平平的出了虎口，總算是你梅家的幸運了。梅季江喘着氣沒作聲響，梅浪波到了床前，一手扶着床柱，一手掀開白洋紗的帳子開來看他的父親，祇見他父親憔悴的形容，帶了一陣暗黑的神色，眼眶已陷入了進去，顴骨高聳聳的突出，面頰於是也格外的凹成二個深潭，神色已不如從前的病態，格外顯得十分的厲害，想不到這幾個星期來，自己倒是虎口餘生活了性命，却把老父害得成了風中殘燭，已快到餘燭將盡的關頭了！不覺一陣心酸，放下了帳簾，抽抽咽咽的淌起淚來。江香菊是靠在他的身跟，一見他吞聲欲泣，推動他的肩胛道：大哥，你坐一會，讓姑丈休息休息，還有話來和你說哩。江氏也見機行事的端來一張藤靠椅，放在床頭邊，江香菊把梅浪波按了下去，自己雖然勸着梅浪波不要啼哭，可是見到這種淒苦的樣子，反而忍耐不住，也辛酸得嗚嗚地退到窗跟前去找淚了。梅浪波心想病人是不能聽到這種悲苦的聲音，便向江香菊假意的問道：香菊，你什麼啦？江氏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忙走到女兒的身跟前去噓噓的說了一會，江香菊也就淚汪汪的瞧着煤油燈裏的火花，呆楞着不響了。梅季江雖然是個病入膏肓的人，耳朵還不曾失聰，一聽到他們嗚

嗚悲咽的聲音，心知骨肉之情勝過一切，見到我這樣的沉疴，不免安心酸的，何況是他再生相見，中心更其是要難過了！於是平心靜氣養息了一會，才緩緩的喚道：浪波！你給我帳子掛了起來罷，讓我爽一爽氣。梅浪波答應了一聲，順手把帳子勾了起來。梅季江側過身來看他們一眼道：你們爲什麼要哭呢？就是我閉眼之後，也用不到淒苦的，人生總避免不掉這個死字！不過避早一些而已，假使一個人沒有這個死的結束，世界上爭權奪利的事情還要多哩！梅浪波忙也說道：爸爸！我們不曾哭過啊！梅季江道：你們不曾哭過，那你和香筠的眼睛爲什麼要紅呢？江香筠接口裝着笑恁道：姑丈，你誤會我們了，我的眼紅，爲了熾灶裏的煙燻得很難過。梅季江微微的向她笑了一笑，又見江太太靠在櫥門旁，便向她說道：嫂嫂，你爲什麼不坐呢？立着不乏力嗎？掉頭又向浪波道：你讓給舅母坐啊！梅浪波忙裝腔作勢的要想立了起來，江氏已端了一張椅子過來道：浪波你坐着吧！我自己會端來坐的。江氏說着，已把椅子放在浪波的對面，便坐了下來，向着梅季江笑道：他們是歡喜還來不及，怎會哭呢！梅季江道：那是最好，我最希望他們要抱樂觀，樂觀是青年人的前進明燈，也是我們老年人的長生之寶，一個人有了衣暖飽食之外，總算是無憂無愁的生活了，再不能有什麼非分之想，自尋煩惱，像我們這等人家，衣食不愁；上不欠國稅，下不負私債，本來早可悠遊世外，不聞時事了。但是這幾年來，干戈四起，民心不穩，雖有世外桃源的安樂地，可

沒有進身的道路，挺身又無護身之符，躲避又無謀生之術，於是我長生之法的樂觀兩字，便遠我而去，自從浪波的母親故世之後，我心中就感到人生世上，猶如大夢，夫婦也不過是訂約之友，子女也不過是父母之債，俗語有一句：前生修到幾生福，不替兒孫做牛馬。這是一種至理之言，可是天下的父母，那有這般的心腸，疼愛如同掌上明珠，保護如同心頭之肉，幼小扶養，長大培育，滿望克紹箕裘，接續香火，這是一般父母的心理，並不是我個人理想，然而十之八九，都不過收了名譽之效，那有如願的兒孫呢？有的一事無成，徒耗祖業；有的浪跡他鄉，背負親恩，有的甚至於娶婦成家，尅薄親長，侍奉不要想吧，還受了小輩一聲老而不死的話！這種事情，我已耳聞不盡，知道的已指不勝了。梅季江說到這裏，隔了一會，面上已不如前，泛上一陣微紅的神色，精神像已好了許多，梅浪波坐在身跟，聽得心裏很歡仄，想他父親這一篇的閑話，莫非爲了我這次不名譽的事情，所以來發些牢騷，從他的口氣聽來，可見老人家的心意，已悔恨之極了！推情度理，不能怪老人家說這種悔心的話。他想到這裏，茫然嘆了一口氣，便低倒了頭，默默的在懺悔自己的罪愆。江太太笑嘻嘻的安慰着梅季江道：姑夫你不能這樣的自苦，好壞你祇有一個兒子，浪波又不曾幹出敗壞家聲的事來，就是說這一次的事情，終究是給人誣攀，不能說是自尋出來的麻煩。一個人祇要吃苦記苦，自然會上進的；他又不是一个矇矓懂懂的人，心智聰明，日後你自有希望的！何必這



樣的悔心，現在他安然的回來，你也可安心了，祇要你身體早復康健，過去的事情儘可不要提它了。梅季江點了點頭道：唉！舅嫂，這不是我怪怨他的話，這是我早前已經想透了，本當早已剃髮爲僧，遁跡空門；都祇爲浪波的母親，遺言囑託，說是梅門之後，祇有浪波了，假使爲了一個結髮的妻子，棄家拋小，看破紅塵，可是對於祖先是問心有愧。對於人生責任，那可以棄養孩子的道理呢？於是偷生人間，滿望過過這個清苦的日子，希冀他早成家室，我也好撒手不管了。但是我做父親的，疏忽了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的道理，遷延至今，還不曾有了對偶，一個年青的人，那可以避免掉這種事情呢？早前我曾和他說過。梅季江說了這句，向桌旁的江香筠望了一眼，又向江氏繼續着說道：可是他執意不從，本當你也願意，又是親上成親的事體，却不知他存的什麼思想，終朝的和人家姑娘來去，在別人的眼裏，說道是男女授受不清，依我的猜想，我倒可担保他沒有非分的舉動，雖然現在已舉世通行那自由戀愛的婚姻，然而在這青黃不接，新舊交替的時代，總然還存在些殘餘的封建餘燼，豈可以獨斷獨行。我行我素的自相匹配呢？江氏接着說道：總不能避免掉媒妁從中結合的。梅季江道：那是正常的規矩，更其是住於這種窮鄉僻境的地方，兒女的婚嫁，更其是鄭重其事的；所以我屢次勸他在外的交際，總要放遠目光，探察情性，就是說婚姻自主，也要明瞭雙方的情形，家庭的環境。這件是終生大事，比不得通常的事情，一個大意，便造成一

生的遺恨。現在對於楊家湘雲小姐的事情，羊肉不吃，反惹了一身騷氣，這雖然是謠傳的話，總然你們落了他人的眼，那可以止住人家的話啣？況且施家的老太太，本來是一個勢利的人，我們是怎樣一等的人家，可以攀這門一頭新親呢？前人有一句門當戶對的話，你也可以曾聽見過吧！這是情理如是，無可勉強的。歸根結底，一則是我的疏忽，二則也是你自己的大意，事已過去，我也不會過意來挖苦你的，祇要你鑒於前車之鑑，日後要步步留意。我呢，病已入了膏肓，回生乏術了，就是有華陀再生來醫治我這樣的深痼，我想也難救我十之一二。大意若是 終究人力是不能挽回的，命運注定你小小無依，你就自求生存吧！好得你已受了摩挲過來的人，處世經驗足可應付，我也安心好多了；最使我抱恨的，就是不曾代你成家立業，難見你地下的母親。梅季江說了這句，連喘帶咽，深陷的眼眶裏，滴下了幾顆粗大的眼淚，梅浪波也涕泗滂沱的嗚咽了起來，江香筠也聽得明白，背轉身子哽咽的陪着他們流淚。江太太淚汪汪淒淒苦着勸道：姑夫，你不要說這樣不吉利的話，吉人自有天保佑的，你不過是老病復發，祇要胸襟一寬，馬上會起床的，我看你今天的神色，已比前幾天好得多了，就是今天醫生的話，也說你病有轉機，完全變了病勢了，你再不能自尋苦惱，憂憂愁愁想着兒子的事情。這次你病好之後，他自會聽你的話，完你的心願，我也贊成你以前提起的事情，我們可以強制他們的，想他吃了這末的苦，也再不會執拗你的心意了。梅浪波聽了江

太太的話，心裏也很明白，他們的意思，是說和香筠的事情，可是其中轉折，他們是沒曾深知，個中底事；我是播弄的一個，現在香筠的心意，也想離開馬春暉，重續我們過去幼小時候的天真情誼，這在醫院裏陪伴我的時候，已經從言詞裏吐露了出來，但是他們過去的情誼，豈不能說是如膠如漆，可已有相當的成績，我怎能接受這個情懷呢？一個人不能作這種出爾反爾的事情，忍可薄情，不可以做破壞人家相當的感情。父親一意如此，現在祇能含糊，不能違拗。於是便含淚說道：爸爸！你安心的養病吧！待望你身體康復之後，我總聽從你的，你不能說這種自苦的話，使我聽了很是難過！我過去的譬如昨日死，未來的譬如今日生，你今天教訓我的話，我決不會忘記的。爸爸！你是不能離開了我，我也不能離開了你，你很明白自己未了的责任，我也知道要報答你護養的親恩。梅季江聽了他兒子的話，微微的苦笑著道：不能夠了，樹欲靜而風欲動，子欲孝而父已逝，瓦上之霜，消蝕快到時候了。江氏聽了梅季江的話，便向他看了一眼，雖然神色很好，但也提防到迴光反照，情勢或使趨於險惡，便極力的勸他不要多耗精神，靜養一會，掉頭來又吩咐香筠，到樓下去端上湯藥上來，江香筠親自端到床前，服侍他吃了。梅季江趁此看了江香筠一眼，帶着一種歡喜的笑着向她說道：香筠！我這次好得你們母女倆個來服侍我，假使沒有你們這頭近親，恐怕我姑夫已不在人世了！今天你們可以回家休息休息，不要爲了我的病，傷害了你們的身體，而且大

白跟着奶媽睡覺，我也不放心的！浪波已到我的身跟，我也不覺寂寞了。江香筠道：姑夫，你自管睡吧！家裏有着姜媽料理，我們很安心的。梅季江又看了看她道：可惜我不能看你們愛結同心，……江香筠聽了這句，便含羞的掉轉身來，下句也模糊得聽不清楚，顧自的回到窗跟前的椅子上去坐下。梅浪波便把帳子放下來，靜靜的聽着他父親喘了一會，後來似乎也安然的睡去了。直到深夜二點，才醒了轉來，江氏又和香筠服侍他坐了起來，梅浪波仍舊坐在他的床前，問他要不要茶水，祇是氣吁喘喘的搖着頭，面上的氣色，比先前格外的紅潤好看，江氏一看神色不對，便問他心中覺得怎樣？梅季江已恍惚不答，頻頻的向她們點着頭。這時梅浪波已覺得他父親已沒有生機，悲咽着喚他清醒，無奈精枯神疲，祇有嘴唇的動彈，沒有一絲聲音了。一會喉間呼嚕嚕的響了起來，江氏便喚浪波坐近過去，代他按摩，一面喚起老媽子起來，馬上去喚幾個幫忙佣人到來，直到三點敲過，梅季江一個翻身，便壽終正寢了！梅浪波劍傷新愈，怎受得住如此的刺激，和這噁啞痛苦，繼而昏厥了過去！江氏幫着佣人們處理後事，江香筠服侍梅浪波，也顧不得其餘的事情了。梅浪波想不到今天忽忙回來，竟和老父作最後的一面，臨別遺訓，句句是血淚凝成。好得江香筠在旁再三的勸慰，說是保重身體，承續父志，也使老人家瞑目泉下了。梅浪波也就忍淚含悲的躺在床上，各事全由江太太指揮料理，三朝大殮，梅浪波勉強的起身來親自含殮，幾日來鐘鼓聲聲，景象格外

顯得淒涼，到得開吊日期，總算梅李江平日待人仁厚，戚隣世族，以及生前友好，無不都來親自奠祭，下一天便發表到普明禪院，待等時局將好，再行落葬。這裏暫告段落，回頭再來說一說病在醫院裏的楊湘雯，自從那天菊香丫頭來報告了她，說是梅浪波也住在醫院裏，而且可以勉強行動的話；雖然她自己早前寫了這封絕交的信去，也不是她自心的願意，祇因為環境惡劣，自己答應了她的舅父，假使依然藕斷絲連的下去，將來對於梅浪波是有害無利，現在已經吃了這樣的苦楚，已像是漏網之魚，倖倖逃生。將來得知我們依然往來，怎會不痛恨我們呢？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不知要怎樣的對付他了。愛他殺他，還不如絕他爲是，這樣使出此下策，希冀梅浪波痛恨她而忘了她，那不是犧牲自己，救了他的未來前程嗎？楊湘雯瀝盡心血，滿望結束孽債，重登彼岸，誰知會有這麼的巧事，同病在一個醫院裏。聽了菊香丫頭的報告，初則默然思慮，繼之便向菊香說道：本當我也不願意見他的面，想我生不能和他同甘共苦，也讓我見他一面，日後我死了之後，心頭也多了一重印像，未使不是我的安慰。可是這晚上直等到深更半夜，不是梅浪波違約前來，菊香焦急得幾次走出房門來東張西望，總不見日裏一跪一拐的梅少爺。楊湘雯倒沒甚表示，若無其事的靠在床欄上，菊香却一次一次的出去探望。後來楊湘雯看她坐立不定，便止住了她說道：你忙什麼呢？他願意到這裏來，早晚會來的，他到這時候不來，我也知道他的心理，你想，他爲了我吃了這麼的苦，

還會來探望我這人麼？菊香道：這是梅少爺不會的，剛才我問他願意不願意，他說今天不見，日後總有會面的日子，祇要小姐允許他到這裏來，他極願意來和你談談。湘雲淡淡的笑了一笑道：那爲什麼到這時候還不來呢？可見他口是心非，祇因當面不能說冷淡的話，背後是痛恨得我切骨三分！就是要來見我的面，也預備來罵我一頓，我也打定這個主意，讓他出這口氣，也好鬆鬆我的胸襟。菊香便勸她不要這樣的想，梅少爺是沒有這種心思的。可是楊湘雲變扭了思想，愈想愈肯定浪波是十分的痛恨，腦際橫橫縱縱的思慮，忽兒想到施碧雲的離間他們的事實，忽兒想到自己和香筠逼迫梅浪波寫這封絕交的信，一忽兒想到施碧雲陷害手段的毒辣，一忽兒又影出探望梅浪波一幕慘痛的情形，漸漸想到自己答允舅父條件的卑鄙，爲什麼不甘犧牲，還要偷生在這個暗無天日的世界呢！就是要挽救他的生命，也不能這般的示弱。現在想來，那時倒不如同羅叔雅，九泉之下或使有我們自由的樂土，何必現在還要受着內心逆責的折磨。想了一會，又嗚嗚的哭了起來。第二天菊香去打聽值班的看護小姐，說是姓梅的昨天爲了家中有些要事，臨時出院了，聽說今天仍然要到醫院裏來的。菊香心才鬆弛了好多，進去告訴了湘雲，下午又在走廊上等到紅日西沉，寒鴉歸巢的時候，依然不見梅少爺的面，又懊喪的回到房裏。楊湘雲看到菊香頹喪的神情，也知道她心裏在懊悔白等了一整天，徒費了前天的唇舌。於是便向她說道：菊香！你不必這樣的多操心了。他來與

不來，於我是無損無益的，他既然知道來日方長，日後自有見面的機會，就是現在他失信了人，未使到死沒有會面的日子嗎？菊香道：話是這麼的說，不過我想你們見到了面，大家都可以表白一下，免得日夜的憂慮，今後發生什麼誤會。就是你吐出一些心頭的積悶，或使身體也可康健一些。楊湘雲向她點了點頭道：我也這麼的希望，不過他不願意來見我的面，這也是奈何不得他的。菊香道：那不可以這樣的想，據看護小姐們說是家裏有了一些要緊的事體，仍然要到這裏來醫治的；這也是他不得已的事情，不能怪怨他的，昨天我也這樣的怨，現在知道了底細，就明白他並不是故意來捉弄我們。湘雲看了她一眼，也不多說，便瞑目凝神的躺了一會，張開眼來，常常嘆着吁氣，可見她心頭是十分的不安，飛速光陰，又過了兩天，對於梅浪波的消息更加的消息沉海底。就是醫院裏的看護小姐，也不明白一個沒曾痊愈的病人出去之後，竟會好幾天不曾回來，雖然費用還有餘賸，可是責任上是不能這樣的大意放縱，主任醫師使差人到梅家去探詢，才知道是爲了父喪，守孝在家裏。梅浪波就請求醫院當局，派人過去代他掉換藥膏，診察傷勢，醫院裏既然明瞭了他的環境，便准許他的請求，況且醫藥費用並不減少，依然作住院醫治的規例，並且允許償還醫生出診車馬費用，於情於理都能說得過去，便沒話說。不過菊香丫頭這天得到了這個消息，雖然事不干己，却如晴天霹靂，嚇得她目瞪口呆，迷糊了過去。護士小姐一想她連日訪問，究竟爲了甚麼，住院

了一個多星期，並不曾看到他們來去，祇一聽了這個消息。有這種驚恐的神情，正想要問她你們是什麼關係，菊香早扭轉了身子，一步一步的踱着走去，嘴裏咕咕的響着，似乎像醒悟的樣子，將到她小姐病房門口的時候，又搶步的跑了過來道：小姐！真的姓梅的爸爸死了嗎？看護小姐看她這般疑慮的神情，便笑嘻嘻的向她說道：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，怎可以瞎說人家呢？菊香含着滿眼眶的淚水，很感激似的向她們點了點頭，悵悵的回進病房，佯裝着平常的樣子，看了她小姐一眼，這幾天來更不如進院來的神情了，神智雖然比以前清醒了好多，但是咳嗽咯血的病症，一天重如一天了。背地裏又不肯向她母親說起近日的病症，晚上熱度又逐漸的加重。清醒的時候長吁短歎，睡去的深夜又是嚶語不息，害得菊香蓬頭赤足，神昏顛倒，今天得了這個惡劣的消息，還是隱瞞了過去，還是告訴她知道？好得這時湘雲閉目凝神，她便靠在桌上細細的推想起來，誰知晚上少睡，便迷迷糊糊的睡了過去，忽見梅少爺同了他的爸爸，聲勢汹汹的趕到醫院裏來，不問情由的扭住了她的小姐，睜目怒視的喝道：你害了我的兒子，你倒在這裏裝模作樣的生假病，你要我兒子的命，我也要你的命。說着像要抓住小姐的頭髮要走的樣子，自己慌得哀哀的哭求着道：老爺！你饒了她吧！不是小姐要害你的少爺，實在是施家這個小鬼頭的主意，你要原諒小姐是獨養的女兒，她還有一個無依無靠的母親哩！你假使拖了她去，叫她母親怎樣的辦呢？梅少爺的爸爸聽了並不動了



憐念，又狠狠的盯住了她說道：她是獨養的女兒，浪波也是我獨養的兒子，好歹我是追根究底，不知道施家不施家的關係，她害了我家的兒子，我非要她的性命不可。說罷惡狠狠的拖着就走。嚇得她渾身冷汗，驚醒了過來，回頭一看，却見湘雯很驚異的在問她道：菊香！你在說些什麼啊？清天白日，你見了鬼麼？菊香驚魂甫定，便囁嚅着答道：我……我怎會白天做夢的？湘雯道：做夢怎會大驚小怪的喊人呢？你做了惡夢嗎？菊香拭了一拭眼皮道：是的，我夢見梅少爺的爸爸，他……他……菊香說到這裏便想起剛才這個惡夢，對於她小姐是不吉利的，便改口說道：他老人家梅少爺一同來望你，希望你病好之後，就到他家裏去，後來怎會給舅老爺知道，說我是從中撮合，要結果我的命。揚湘雯聽了向她笑了一笑道：真有這個夢嗎？可是我昨夜做一個夢，見到浪波的爸媽，在一所大屋裏舉行銀婚，他穿得嶄新的衣服在招待親友哩。依我猜想，他這次回去，一定家裏發生怎麼的事情，以前聽得迷信神奇的人說：說是穿紅戴綠，就是身穿孝服，不過總是迷信的話，不能信以為真。菊香接口道：這倒是也有幾分道理，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，今天我聽得一個消息，說是他爸爸病得很沉重，所以叫他回去的。湘雯驟然聽了她的話，面色便慢慢的沉了下去，眼珠也像要突了出來，道：真的話嗎？啊呀！我害了他了！菊香以為這樣推說，免得她過於心痛，誰知她兩夢相徵，竟會神色驟變，懶洋洋的躺了下去，嘴裏又含糊不清的噓噓噬噬着。菊香便沒了主意，

慌忙的趕出去喚進看護小姐進來，看護小姐一按了她脈息，緩慢得祇有絲絲的跳動，臉色也死沉沉的很難看，便搖了搖頭，似乎病象很險惡。菊香看了這種情形，便嗚嗚的哭了起來，看護小姐便止住她不要這樣，病人聽了要起驚慌的。一面使回身出去請值日醫師進來，診察結果，說是病已不能挽救，不過拖延幾日罷了！菊香便連夜趕到家，報告給湘雯的母親知道。施氏涕淚滿面的趕到醫院裏，千懇萬求的請醫師們營救，醫師使打了幾針強心針，湘雯悠悠忽忽的醒了過來，張眼一看，祇見她母親坐在身旁，眼淚續續的流了下來。湘雯自知沒了救藥，也跟着她流出二顆清苦的淚水，從面頰上直流到頸項裏，施氏一見她女兒醒了轉來，便撫着湘雯的胸口道：湘雯！你覺得怎麼樣啊？湘雯輕輕的說道：媽！你不能這樣的啊！你爲了我女兒受了這種的苦楚！再不能爲了我的病，心裏難過啊！施氏向她點了點頭，背過身去拭着眼淚，等到施氏回過頭去，湘雯又厥了過去。醫師看了這樣的情形，便堅決回絕了她沒有希望了。這夜湘雯的病勢好好惡惡，直到下一天上午，施氏含着眼淚把湘雯遷了回去。湘雯將要離開醫院的時候，還輕輕的問着菊香有沒有見到浪花，可見湘雯這時還不願離開這裏，心裏依然希望見一見他。菊香含糊的答應她到了家裏，再去探望梅少爺。誰知楊湘雯回到家裏不久，施氏正愁苦得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忽聽得天井裏咯咯的走進一個人來，繼而聽得一聲，裏面有人嗎？菊香忙搶着從窗口望了下去，正是她小姐念念不忘的梅浪波，穿

了一件灰色布的夾袍子，袖管上纏着一圍黑紗，撐着兩根手杖，神色很慌張的望着樓上，菊香一見了他，他便問道：小姐回來了嗎？菊香向他點了點頭，回頭向她奶奶看了一眼，施氏這時也聽清是梅浪波的口氣，遲疑着向她女兒看了一眼，湘雯便向她母親說道：媽！你答允我讓他上來吧！施氏心想她女兒神智尚清，還能夠辨清來人的聲音，心裏也鬆了許多，就向菊香說道：你下去陪梅少爺上來，輕輕的不要給老太太知道。菊香答應了一聲，趕忙去扶了浪波上樓，浪波一走進湘雯的房裏，湘雯觸眼就見到他一身重孝，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，浪波給她這麼一哭，倒呆在房門口不敢進來，施氏便止住她道：你怎麼呀？你要請梅少爺上來，爲什麼又要哭呢？湘雯並不回答。浪波也聽清施氏這一句話，才拐近到床前，先向施氏叫了一聲伯母，施氏便喚菊香端了一張椅子過來，坐在湘雯的床跟前，湘雯這時便涕泗滂沱的嗚咽向着他哭道：浪波！你不能怪怨我呀！我也是沒法的可憐蟲，害人害己，我怎能對得住你爸爸！浪波向她微微的笑道：這是命運使然，我怎能怪怨你呢？湘雯！你不要爲我而心裏難過！有病的人是要看破一點，人生百年，總歸一死，家父或使是壽緣已近，恰病在我遭難的時期，假使我安好在家裏，老人家不致於一病不起，這是我抱恨的。那天我得知你也在醫院裏的消息，恰巧是我家父死亡的一天，匆忙回去，便失了你的言約，今天我趕到醫院裏，說是你已經回到家裏。湘雯！我現在是置身世外，深潭火坑，我都敢去得，所以我今天

來望你一次，也算是我們最後的一面，以後你要自珍自重，再不要自踐身體。湘雯想不到浪波這次到此，會說出這種永訣的話來，自己倒不曾開口，他好好的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呢？可見他別有作用，她心頭又多了這一種憂愁，悶悶的乾咳了一會，咯出十多口鮮紅的血來，等到咳止血停，湘雯揪着眼皮，伸出一只枯瘦露骨的手來，向梅浪波張了一張，梅浪波也明白她的意思，便握住了她，湘雯面上露出絲絲的笑容，隱隱的喚着：媽！媽！浪波！我們再見罷！施氏看到她女兒這種出乎異常的舉動，已知道情形不好！慌忙扑上去捂住她的唇中，湘雯早咬緊了牙齒，喉頭一聲咕嚕，便悠然離開這個濁世，香消玉殞了！

### 狹路偏逢多恨事 野寺重修少年心

一個人到了手撒長逝的時候，也顧不得悲觀悲痛，友愛椎心，似乎是一了百了，甚麼多買不了再生之路，賄不通鬼門之神，偌大遺產，徒然給兒孫們遺棄人世，自己却作了子女的牛馬。楊湘雯死得恰時，能夠見到她內心皮灰而又疼愛的情人，總算如了心愿，瞑目九泉。施氏哭得死去活來，菊香也扶屍大慟，梅浪波微笑着向遺體鞠了三個躬，便哈哈的笑着，一拐一拐的從樓上走了下來，恰正碰着湘雯的盲目外祖母從裏面摸了出來，一聽到這個咯咯的

聲響，便問着誰呀？誰呀？梅浪波一眼看到這個頑固不化的盲子太太，心裏透出一種說不出的痛恨！狠不得提起手杖，結呆了她的性命！可是回想一下，也何怪這個老人家，總之沒有視線的殘廢人，那裏見到現世的風化趨向。所謂移風易俗，也許要聰明的頭腦，充分的目的，一個深居內室而又是封建遺留下來的婦女，那裏懂得現時兒女的心理呢？梅浪波挺了一挺胸膛，理直氣壯的答道：是我，我是你外孫女兒的朋友，我已送了她的終，走了。你上去見見你外孫女兒的面，或使還有一口氣來喚你一聲外祖母咧！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梅浪波一陣狂笑，顧自的走出施家牆門，在路上依然的瘋瘋顛顛，直笑到家裏。江家母女三個一看到他這種特異的興奮態度，便圍站在他的身跟問道：浪波！你怎麼這樣的歡喜呀？江香筠是看到他皮笑肉不笑的神情，心知今天又受了甚麼刺激，才變得這個樣子。接着她母親的問話，又向他說道：你瘋了嗎？怎會笑得這樣的歡喜。梅浪波笑道：我真歡喜，我要笑破我的肚皮。江太太看得也笑了起來道：什麼事你會要笑破肚皮呢？梅浪波道：我慢慢來告訴你們聽吧！說着便在椅子裏坐了下去，放了二根特製的手杖，按了一按胸口道：並不是我故意要這樣的笑，我笑的是湘雯爲什麼把這個情字看得這樣的鄭重，然而世界上那有真情的事情，父母子女，手足情愛，無非是血統關係，建立一體，除外呢？我可以說一句都是虛與委蛇，渺茫得狠的！湘雯是認錯了目標，竟會把一己的幸福，犧牲在我這個没用的人身上，而

今呢，瞑目地下，完了她的一生；雖然她自認爲是害了我的爸爸，可是自己却給情字害了自身，却把我置身在這個茫茫人間，她的心裏怎忍得過去的，我滿心希望她活在世上，也使我胸間不致空虛。就是完不了我們的心愿，終究還有一個知己，誰會想到她見了我的面，竟會永訣的。唉！香筠！我笑的她太給情字纏住了身心，不能自解。我就算是一個多情的人，可是有着她無情的親屬，就是有情也變了無情了。江香筠聽了他的話，才知道他已見到楊湘雯，而且是他去送了終。便很詫異的問道：湘雯，也死了麼？梅浪波點了點頭，接着歎了一口長氣，回頭看了看父親的靈座，又自言自語的說道：什麼多完了。江太太勸他不要這樣的悲傷，保重身體要緊。這夜裏江家母女三個，依然陪伴着浪波，大家談談說說，浪波便把自己的心事說了出來，一面懇求江太太允許了香筠和春暉的婚事，一面勸香筠不要三心兩意。江太太也料不到他無意於自己的女兒，却給春暉拉攏了進來，香筠默默的不言，明知他心意俱悔，無意於兒女的情愛上了。後來勸他不要自餒志氣，埋頭上進，一則慰老父於泉下，二則不愧對國家給與的教育，極宜奮進，不宜消極。一夜無話，是日浪波很早起來，寫了一張便條，下樓來恭恭敬敬的向他父親靈位鞠了三個躬，含着滿眼眶的淚水，離開這個無所掛戀的古城，趁船到了新市。上得埠頭，祇見鄉人上街來的擁擠擠很是熱鬧，他找了一家點心店鋪，吃了一些點心，信步走到市上，人是十分的擁擠，商市也很熱鬧，他東走西望的瞧着

通往人們，以及二旁的店舖，忽見一家棧對店舖，滿掛着喜幛喜聯，他便站住了看了一會，心裏突然的一振，祇見掛着的喜幛，中書什麼天作之合，福祿鴛鴦，天成佳耦，上款俱是大鈞先生瑤瑛女士吉席之喜的金字，聯對大都是這麼的稱呼，他靜靜的思索了一會，這個大鈞的名字很是耳熟，就是傍在一旁的瑤瑛兩字，恰與陳瑤瑛絲毫無錯，後來一想，自己快要離開這個聲色之場，何必再去管這種閒事，顧自的走到輪船局，一問到常山的船期，恰巧近來兵差很忙，沒有確切的日期，於是便揀了一家旅館，住了下來，晚上又記起棧對店的聯幛，便想到瑤瑛來探病的時候，曾經說起過在小樂天開唱，何不到那裏去走一趟，或使知道個中底蘊。想定主意，便喚茶房進來問明了小樂天的地址，興忽忽的趕到那裏，正是夜場快要開書的時候，門上掛了一塊紅紙的書目，上面寫着却不是陳瑤瑛三個字。乃是光裕社裏很有名的響檔。他便拐了進去，找了一個冷僻的座位坐了下來，堂倌過來代他泡了茶，他默默的瞧着進來的聽客，心想生意倒也不錯，堂倌却忙得東奔西走，沒有機會去喚他來搭話。後來來了一個販賣花生瓜子的老年人，輕聲輕氣的挨位兜賣，舉止似乎是專走書場的販子，很懂世故的。等到他走近跟前，梅浪波便摸出二張角鈔，買他二包花生，有意無意的便向他搭着話道：這裏的生意倒也不錯吧！那販子笑了笑道：先生還是新到的，竟有這樣的號召力，真是出乎意外的；嗓子倒很不足，可是他的喉頭很使人佩服的。梅浪波道：他還是最近開唱的

嗎？那販子道：是前天開唱的。以前是一個女唱書，生意倒也不錯。梅浪波一想話已接上，便緊問一句道：那女唱書是不是叫陳瑤瑛麼？那販子笑道：對啦！一些不錯，正是這個。梅浪波道：生意很不錯，那爲什麼要剪書呢？那販子一看場子已滿，時候快要開書了。生意也做了大半，落得在這僻處休息一會，再等到小落回後，再去兜賣，於是把籃子向牆腳邊一放，笑嘻嘻的說道：先生，你不是本地人罷？梅浪波點了點頭，那販子接着說道：對啦！那怪不得先生沒有知道吶！陳瑤瑛剪書的原因，除了客地來的人是不知道的，住在新市的都統統知道，她已有了夫家，快要到結婚的日子了。梅浪波依然的點點頭，嘴裏响了一個噢字！表示他明白了意思。販子又向着他說道：她嫁給的夫婿，倒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，今後恐怕她不再唱書了。梅浪波道：那倒是她的造福，不知道嫁給那一位？那販子聽了他的話，便翹起一個大拇指道：程大鈞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梅浪波眉頭一皺，心裏盤旋了一下道：噢！原來是他麼？那真是幸運了！販子笑了一笑道：說說真很有趣，本來陳瑤瑛是程大鈞的寄女兒，後來不知纏七夾八，鬧了這麼的把戲，天下的事兒，真是無奇不有，祇要有這麼一句話，就有這麼一會事。梅浪波也接着笑了一笑道：那末這裏又要鬧上幾天了。販子道：那是必然的事，聽說後天是他們的大婚日子，莫家灣一定要鬧得水洩不通；你想他手下的徒弟，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加着地方上的知名之士，那個不要上門去賀喜。梅浪波道：他們在莫家灣本



宅結婚麼？那販子答道：那裏是他的新居，本宅是在杏花鄉。梅浪波點了點頭，這時書也閉唱了，他們也不再說話，梅浪波雖然坐在場子裏面，可是他的心頭是想著當初和瑤瑛往來的情狀，以及最後一面在醫院裏的話，覺得兒女的心腸，無可捉摸，以前春暉的母親說她怎樣穩重，如今看來，也不過是個普通女人，終究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那個不貪虛榮，那個會安貧含辛，況且陳瑤瑛日處聲色之場，目擊耳聞，已足可陶冶心腸了。何況程大鈞又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，誰不願意下嫁呢？這晚他回到旅館，安息了一夜，下一天起來，便到棧對店裏去定製了一幅綢幃，一副金對，下午便差了旅館裏的茶房送到莫家灣程大鈞的新居裏去，帶回來的謝帖裏還附了一塊銀質鍍金的喜字掛章，可見明日的賀客，是要憑證登門的。一夜無話，那天豔陽當空，時候是十分的和暖。梅浪波吃了午飯，依據了茶房的指示，便一拐一拐的趕到莫家灣，門外真是車水馬龍，異常的熱鬧。大門前豎着一對金字的燈籠，五綵的牌坊高聳過屋簷，飄揚二個很大的國旗，大門口吹吹打打，旁邊還站着八個警察，二門口立着二個胸掛招待綉紋的人員。梅浪波整了一整衣衫，把喜字的證章掛了起來，一拐一拐的昂然走了進去，廳堂裏人聲囂張，還夾雜着骨牌碰擊的聲音，紅燭高燒，喜幃滿牆，招待的把他接到廳裏，遞烟端茶了一會，又頹自的走了出去。梅浪波支了手杖，在人叢中走來走去，容易引起旁人的注目，有幾個向他點點頭，有幾個却上下的打量了他一會，他也似裝着程家的

親朋，含笑的人領首。他看遍了桌上的銀盾，壁上的喜聯，便在一個空位裏坐了下來，獨自思索，今天能不能夠見到陳瑤瑛，就是見到了她，她是一個新嫁娘，我又不能和她說一句話，此來我真是自尋煩惱，多此記憶，倒不如趁早回去，幹我自己的事，正想要立起身來，却見廳裏一陣哄鬧，人頭滾滾，樂聲紛起，門外的鞭炮聲蓬蓬拍拍，賓客們嘻嘻哈哈的嚷着結婚了，結婚了。梅浪波疑惑不定，心想要離開這裏，可是二條腿却像釘住了一般，不能自主，姑且看了這回熱鬧，再行回去，便揀了一處稍可站足的地方，翹首望着中央空曠的地方，隔得不久，司儀的喊着新郎新娘入席的聲浪，跟着笙鼓齊鳴，繼而程大鈞和陳瑤瑛從兩旁分道的走到中央，一個是藍袍黑褂，一個是穿着新娘的禮服，低着螓首，含羞答答，梅浪波心裏不知不覺起了一種什麼作用，竟會打起寒噤，身子也搖搖不定，吁了一口氣，自忖我和湘雯有了這麼的感情，尚且不能如我的心願，我何必還要動這個意念呢？況且自己和瑤瑛是萍水相逢，從不曾有過什麼深一層的感情，就是濟助她父親生病時候的急難，現在她也營救我出來。就是醫院的說話，也不過是在戀人時候的推諉，現在她已有了歸宿，今後再不會賣笑人前，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我不能生這個妬嫉之心，理應代她安慰的。想到這裏，心裏起了一陣自愧的心火，面紅紅的走了出來。剛跨下階石，却聽得身後一聲嗤笑，回頭一看，不覺湧起無名憤怒，他要想把左手的拐杖摔了過去，擊死這個人間的魔鬼，但是回頭一

想，果報循環，何必遺人口舌，做這屠手呢？於是迤邐着走出這個喜氣盈門的程府，隱隱然聽得後面還有人很親熱的喊着：梅先生！梅先生！梅先生！愈喊得急，他愈加緊着脚步，可是後面的人健步如飛，梅浪波怎能走得掉呢！一瞬便給後面追上來的人拽住了衣袖道：梅先生你怎麼要緊地走吶？梅浪波掉頭一看，原來是瑤瑛的爸爸，今天也穿得異常的清新，面上堆起了無限的笑容。梅浪波才喘了一回氣道：恭喜陳先生！我不知道你也在程家；否則可以談談了。陳孟賢笑道：昨天我看到你送來的喜幛，很奇怪你怎會知道我們瑤兒的喜事，想不到你竟會親自到這兒來賀喜；你今天到了這裏，又爲什麼不喝一杯水酒回去呢？浪波謙虛着道：不敢叨擾了，因爲我還有一些小事，沒曾幹好，而且身有孝服，不能給人不快的。陳孟賢道：今尊故世了嗎？怎不給我一個信息呢？瑤兒探望你回來的時候，曾經也提起過一句，後來爲了，她的婚事，便忘記了去探望他，這是很說不過去的。梅浪波笑道：病中有勞陳先生掛懷，姓梅的已經感激不盡！假使你見了令嫗的時候，說我本當親自向她拜謝救命之恩，何奈是大喜日子，祇得煩陳先生轉言了。陳孟賢道：梅先生既然還有貴幹，日後請過來玩玩！今晚上住在那裏呢？梅浪波隨口答道：我借住在東街其昌旅館。陳孟賢一面搖撼他的手，一面連連的說道：那末待慢梅先生了！再見，再見。梅浪波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心想剛才怎會疑到那個啞笑的施保真，早知是瑤瑛的爸爸，我何必這樣氣急地拐着呢？害得自己氣吁喘喘，心頭惱

揣。現在可以慢慢的回到旅館裏去了。這晚上吃了夜飯，正想要脫衣上床，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聲音，他隨口問了一聲誰？門外的人道：是我。梅浪波細辨來人的口音，乃是一口湖南口音，他很奇怪的問道：你找那一個人呀？門外的人道：我找姓梅的。梅浪波一想他找的人一些不差，那我這裏又沒有湖南的朋友，怎會認識我的呢？要不是施保真舊事重提，要來算算外甥女的賬嗎？這樣一想，他便心靈口快的答道：我已安睡了，有什麼話你就說吧！門外的人說道：話是沒有，祇有一封信兒，我就塞在門縫裏，你自己去看吧！梅浪波答應了一個好字，門縫裏果然塞進一封信來，繼而聽得來人離了開去，他便捨了起來，一看信封外面很潦草的寫着：送呈其昌旅館，問交梅浪波先生親拆的幾個字。他忙拆了開來，祇見白紙上寫着：

浪波吾友：

醫院一別，心殊惦念，幸天佑善人，早復康健，喜甚喜甚！瑛日處江湖，賣笑人前，弱女子在這弱肉強食時代，更無自拔之力。昔日先生諄諄教誨，無奈環境險惡，有負雅望。今日何日？何勞貴臨，恨未得細訴衷腸，中心抱憾，尚望善自珍重，發憤努力！明後小住一日，瑛當走候。務請允諾為荷！即頌

刻安！

瑛瑛上即日

看到具名，才知道瑤瑛的手筆，他又鬆了一口氣道：「一日教養，我真是杞人憂天，怎會變得這般的懦弱呢？細忖瑤瑛的來信，要我多住一天，等她來見，然而她已是一個有夫之婦，怎能這樣的大意，我是一個鰥寡少男，怎能在逆旅裏等待女客，瓜田李下，更宜慎重，可恨她爸爸爲什麼多嘴，又使我不能留在這裏等候船期。這真應上了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一句古話了。想了一會，便喚進茶房來吩咐他們閉上賬來，茶房答應了一聲，一會兒拿了進來，梅浪波結清了房飯金，又向他們要了筆硯，在微弱的電燈光下寫道：

瑤瑛：

來新適逢典禮，欣幸欣幸！浪波本應恭候玉趾，無奈去志已堅，不得恭聆教言，謹此留言，順頌

伉儷情深！

浪波留條印日

是夜反復的不能穩睡，一聽得雞聲喔喔，便起床洗漱，忽忽的離開了旅館，拐到埠頭，雇了一條划子，囑咐船子開到常山，一到常山，已是中午，遂在鎮上吃了一些便飯，便望到常山去的山道走去。初冬時候，樹木枯黃，滿眼景色，盡是衰頹，祇有紅楓逞雄，尚不知寒霜侵襲，依然點綴在這禿禿的山上，倒增了幾分殘秋景色。梅浪波雖然傷痕新愈，有了一腔熱望，也不知山道的難行，一拐一拐的邁進上去，不覺得已邁過常山的第一峯巒，過去已是一

條隔道修整，幽深深的很是冷靜，走意竹徑，乃是一片平曠山地，滿植着蔬菜蔥薑，一畦一畦的栽植得異常整齊，那裏搭着一個小小的茅篷，竹籬門外坐着一個年近四十歲的山農，很是閒散的吸着旱烟，嘴裏哼着山歌。梅浪波走近前去，問他到能仁寺還有多少路？那山農打量他一會，笑着說道：遠啦遠啦！還有十多里呢！梅浪波一聽還有十多里的話，自己覺得已走得很久，怎麼還有這多路。望望山尖，近在眼前，很詫異的自言自語道：怎麼還有十多里路？那山農立起身來，指着西邊的山峯道：山路看看很短，可是走走倒很長的，從這裏拐過去，便是能仁寺的前山門了。你看看似乎近在眼前，但是過去的山路，更比你上山來的路更其難行了。先生！我看你走得很是乏力，還是在這兒休息一會，我也要回到寺裏去，我們便一同上去吧！梅浪波道：你不是住在這裏麼？山農答道：這裏的山地，完全是寺產，我是替他們做長工的。浪波道：這樣說來，你也是寺裏的人，很好，很好。我在這裏休息一會，慢慢請你領路罷！那山農敲了敲旱煙管，俯身下去親手抹了抹山石道：先生！這裏坐吧！梅浪波謝了一聲，便坐了下去，那山農自願去鋤了一畦地，又挖了半担菜，插在肩上，招呼着浪波道：先生！好走了。梅浪波立起身來，反而休息壞了，倒覺得腿酸腳軟，步履艱難，跟在他後面，時時要落後很多路。那山農看他舉步不健，想知趣的不時歇下來等他趕來。這叮囑他慢慢的走吧！到得峯下，祇聽見猿啼鳥鳴，夾雜着蒼松翠柏的林中，景色已迥然不同，如

入仙境，逸過山峯。已見到莊嚴偉大的能仁寺整個輪廓了。那山農含笑的說道：到了，到了！先生！你到寺裏去有什麼貴幹啊？梅浪波道：一則爲家父追荐；二則想在寶寺養病。山農道：先生倒是一個盡孝的人。梅浪波聽了，心裏又起了一陣慚愧，老父病重的時候，不曾親奉湯藥，盡孝兩字，我怎能接受呢？又走了一會，便見一座高大的石牌坊，上面寫着四字米色的大字「妙莊嚴路」，想來這個是頭山門了。進得牌坊，遠見左首山坪上面，立着一個蒼老的和尚，鬚鬚雪白，腰背挺直，背了兩手，仰望着白雲底下的餓鷹，翱翔上下。梅浪波看他道貌岸然，儼然世外高人，心裏起了欽慕之心，時時抬頭望他，那時老和尚也看到了他，凝視一會，便操起明朗的嗓子喊道：這一位可是梅浪波嗎？梅浪波突的一怔，瞄視過去，總是認不清他，便點了點頭，不敢答應，那老和尚見他領首不答，便飛步從山坪上奔了下來。走近跟前，又哈哈的笑了起來道：老朽雖然年邁，却不曾看錯了眼！浪波！你怎麼會到常山上來呢？說着順手把頭上的風兜一掀，梅浪波才恍然叫道：老居士別來康健嗎？陶然居士笑道：托你少年人的福，仍然和以前一樣。這時候立在他們旁邊的山農，一看來人和老主持是相知的，也就挑起菜担，顧自的走了。那個老和尚讀者可曾記得，在第四回裏有過他的名字，喚做陶然居士，那時他養性在碧浪河畔，栽桃爲樂，後來感到離城太近，總不免要沾染塵俗；恰巧那時常山的主持臥雲禪師歸了真，遺書喚他老朋友來主持寺務，陶然居士才

如了心願，違約進了能仁寺。他們一別多年，怎不欣喜。梅浪波含淚相笑，如晤親人，陶然居士便携了他的手，進了寺門，直到方丈室，便請浪波坐了下來，第一句便問他爲什麼支着拐杖，會有這樣的病症。浪波先嘆了一聲，便把自己的經過說了一遍，陶然居士很代他惋惜，後來聽了他老父病亡，現在已潔然一身，存留濁世，蓄意落髮爲僧，了結一生。陶然居士勸慰他道：大好青春，不能爲了一時折磨，徒生消極！況且老父屍骨未寒，怎可以出此下策，你還是住在小寺，養性一時，日後得有機緣，再行問世。我早知道近世罵女，沉沉浮浮，有的心猿意馬，有的命薄如紙，那有如願的事呢？好得你還不曾深陷情海，總有揚眉吐氣的一天；就是說到過去的仇恨，俗語有一句：「吃虧就是便宜。」因果循環，自有後人代你報復的，何況湘雲小姐爲你犧牲！你理應接受她的遺志，發奮用功，將來一步青雲，未使不安慰你老父和湘雲於地下麼？今天你路途走得已很乏力，不使和你多說，日後我再慢慢的講解給你好多因果聽吧！這晚吃了素齋，陶然陪到他臥室裏，明窗靜几，佈置得很是清潔，書案上滿堆着經典書籍，以備他翻閱。於是梅浪波每日焚香懺悔，重理詩文，常山能仁，聽下了這個游移情種。



